

天
啓
滇
志

滇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第十一之西

記類

定遠縣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使仰齊胡公建議請于

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于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于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司請于胡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為記之慎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雋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營于此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梨

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于段高二借夷至胡元立年
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

今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
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多士主斯時斯地亦厚幸
矣嗚呼漢之斥土名取越高者以斯地實越雋水以
彰休盛然特以關土服遠言爾

國家以綱常爲治禮樂爲教雲南雖去神臯萬里而
氣淳風和君子道行已于洪武初元榮破天言之褒
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憬彼自棄手剔髮濮
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應化已兆于武王永清之世
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真寧靜致遠之

心學諸士子獨無與起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于六
經發擇于諸子更僕永可終而走也獨舉武侯澹泊
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瞻賢
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之在定遠固名宦之稱首巨
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亦可
以爲成人矣繇是而之焉以希聖敢謂無其人乎敬
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于碑之
陰

靖陽書院記

唐時英

脩道名堂何堂也靖陽書院之堂也書院何始乎望
山子教人以誠明之學經始之未之前聞也夫道本

無修云何修道也孔子曰修道以仁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瀆與誰也可誰非道也是以君子脩之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自明而誠成功一也我思古人飾於圖書列於卦疇為典謨訓誓為三禮六經立天地之心立生民之命繼絕學教萬世無窮譬如天地無不覆載四疇行而百物生苟非仁乾坤幾乎息矣觀天地則知聖人也根心之學肫肫天理無一息之停無一毫動以人者間焉故曰仁人心也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主生之謂易也冲漠無朕之中萬像森然已具感而遂通天地之故聲教訖於四海彝倫攸叙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地平

天成山川神鬼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草木昆蟲各正性命故育而不相害非天下之至仁孰能與於此若一夫不獲一物失所是吾浩然一息停機一息不仁矣又安得為全人而試身乎試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反身而誠天地萬物一全而歸之物我無二是謂樂天脩道之功於斯為至然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者何哉難言之言不傳之傳操魚能之心自至手能也中庸不可能也能者從之是也故不患位育之未能而患中和之未致中也者何也致至也如行者之至家如久夏二至也作書著以無聲無臭終篇此其微旨哉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所以求至也及

其至也察乎天地一日歸仁心鏡虛明宇宙影現洞然心流皆在我闕無不盡性之人無不盡性之物以輝然而觀一切有情皆然矣高乎而觀一切無情皆然而况於人手而况於天地乎何也仁本如是道本不可須臾離也中本無時而不中也本無形而無不形也本無能而無不能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其元之會天淵之間淵淵浩浩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妙萬物非闕見之知也故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先儒謂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在隨足但人不明終始自見其不成然則原始要終不以聞見括其心當見六位時成

矣。心和氣和形和合太和而言之道也。所謂位育者非耶。可以默成不可以言信。可以直養不可以裁鑿。沈心藏密精義入神梅芳於寒墟信於屈有以夫。所以約情濟而歸之己也。盡己而天下之能事畢矣。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此。觀聖人則知天也。先天而天弗違。燕詐謂天法道。乾統天者手觀天。觀聖人則知人也是知事。心踐形之為大。而人付小之終身。跡其道而不知者。衆也。悲夫。望山子畏天命而悲人窮。濟誠源而達仁。膝舉茲曠世之典。諸士子跡是見天人之際。相與沐浴聖涯。登道岸而問津焉。余固同舟者。喜而前導。記于石。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鄧原岳

高錫新之平瀝而垣蓋實以重兵臨之於是軍劔未
逢諸馬牛之業曩孽時作無歲而不墮王節經理既
定始圖久安之策即縣蒼置漸以沮豆代干戈久之
海乃益治戈風且振權髻之民率襲冠裳登其能賢
而竄興之壹視中土翩翩乎

明德遠矣路南故隸淑江自成化間始改設流官地
絕僻什一依山菁而居閔不知學其穎者稍通章句
循博士往往寄它庠厥後益多道路跋涉諸生苦之
而山菁之民亦竟不識衣冠作何狀則何錄顧化越
人被髮視章甫猶弁髦何以故不習故也即引而置

之通邑大都文物從容有而赤而走耳萬曆丙申鍾
君應麟來守是邦國之二老咸以為建學使上其議
於是學使者兩臺既請於

朝得報可越辛丑而竣使不佞受成焉凡所創建者
曰先師廟曰明倫堂皆五楹曰尊經閣曰敬一箴碑
亭曰啓聖祠曰文昌祠曰鄉賢祠曰名宦祠皆三楹
泮水我門齊舍榭庶莫不脩其蔚然鉅麗之觀矣今
守史君載德幸而語之曰是諸大夫之寵臨而載德
藉手以告成事者也願使君勒石紀之夫古造士之
法則莫詳於成周考成周之所為學者其名曰庠而
釋之曰庠者養也養也者作其孝弟忠信之心銷其

禮記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一
最厲恣睢之習六禮三物皆此志也辟如養木者然
置之於深山大澤無斧斤之擾至于千霄然後以備
明堂之用此寧可以歲月冀効哉

高皇帝養士二百餘年其法稟之成周而其大要乃
在伸士之氣而培其節夫士之氣不扶則抑士之節
不植則褻以廟堂之威執行於逢掖之細何求而不
得毋寧自屈而伸之凡以培倫常而明綱紀使之有
所維持而不壞古聖所為久安長治之術其率用此
通者利孔既開盡山澤而錮之即學官不免焉遂至
古鹽鐵之議而左文學之說薄其所謂養者而重其
所謂罰者士之氣節幾抑鬱而不得伸彼都人士且

儼然依于夫子之教而凜然習于

高皇之約束堅持其孝弟忠信之心而盡納其暴厲
恣睢之氣夫以荒服反復之國易動難安曩日金革
所不能靡者而今以非道加之猶不易其素此無它
教之所懷上之所作也史言文翁字蜀見蜀地僻陋
有蠻夷之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者親自
飭厲違詣京師受業蜀人士化之比齊魯焉今士生
古文之世不由戶而得師何論漢德故彼服聖教則
爲良士沐浴聖化則爲良臣毋自單其氣毋自隳其
節期以用夏變夷較然不負其所學則豈惟諸大夫
藉以榮施不使視學於此有享幸矣鍾君內江人史

居潛山人前後守湖江者王君即墨人程君休寧人
皆與有勞其終費則二刺史揭捧為大役先而庶
官即弟子亦樂助其成云

重修蒙化府儒學記

張志淳

義蒙守禎嘗遣使求閩樂則賢之訓導振之日復遣
弟子登仕持牒來告學較之成而徵記則又賢之按
狀學建永樂中時蒙尚為州何震景泰改元始陞府
成化改元始易向離今嘉靖癸未雲南按察副使太
倉姜公龍始闢門於左守尋闢門於右請丕舉學事
是故殿則丹楹刻龍肇以金飾凡瓊甍榱椽咸剝而
磨之加密石焉聖賢像皆更新建龕置帷帳之類凡

全工繪工髹工色工周帛飾殿之下唐陳祀級廉隅
欄楯飾增崇而殺密有等兩廡廓而大矣而服冕服
功服石服采精而衰華而執周帛稱故櫺星之門以
木則易石故尊經之閣設前則移後門之東西增室
三楹則曰廚曰庫有所矣閣之東西增室三楹而置
鉅櫃於中則禮樂之器可儲矣泮池益深廣池橋蓋
高大而石坊有表門之外設樹樹東西設石而騎過
有禁左闢之道故有成賢義路之表載刻石記之右
闕之道更頽宮曰養士更儒學曰禮門俾與左適下
至周繚之垣帛周度則廟學於是乎舉矣禮樂諸器
皆考經定制執物彰采故無而創者什九有而葺者

什七則器數於是乎備矣乃又若殿門諸表自大成
素至文廟成賢養士義路禮門經化之屬皆守書題
不故忽心畫於是乎虔矣工以癸未十月肇興以甲
申七月吉成財以兩計者二千有奇而民不與經理
越辨而振之師弟子能勤之不違訓導崇智文能佐
之不貳是故士悅而興工僭而藝民趨而和役大而
不勞功成而不費咸守事是事而無間也君子曰甚
矣茲舉之善而狀不誣也哉守先問鳳簫編磬於予
其蓄心於斯也久矣可不謂豫乎夫事豫則立立則
固固則譬其有備也已守又好善經術士受易書春
秋三經於專門可不謂學乎夫學則明明則智智則

用心表表則循而整豐而制動而不擾而得民與士
治其未己今觀斯舉於振民育德設教於和會成勤
見仕於畢務戈事致用而哉用而契焉則經之教直
文云乎哉然茶而上之教之大直斯舉云乎哉傳曰
教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茲則知印而幾浦矣
猶未大也可不務乎字姓在氏蒙產

國初遠溲郡守率用所產俾世後多以教廢而蒙獨
以教興近見蒙所出士似有灼知義利之辨而絕異
環溲之士之仕於戲是豈無所自哉

明志書院記

漢相諸葛忠武侯平定南中南至產里西底洋海大

而都邑小而聚落其豈功盛列在在昭著崇立而表
顯之使人之所嚮慕奮發不亦為民之師帥者之職
與蒙即故有書院初於胡倅文光歷歲既久傾圮殆
盡長沙吳公來為師帥朞月之內政行惠流憫書院
之乖離慨功德之未祀乃謀諸師生父老聞於臺院
司省出己俸以倡人一時世守左君鄉縉紳及好義
者亦各以私錢助費其木陶甃聚食召工拓書院之
隙地以建侯祠因建祠之餘材以補書院

廣西府遷學記

王思民

廣西古牂牁地僻在滇之東南陸自

本朝設流以求學與俱開始創於秀山之麓復從於

庠治東五里而墮二百年間僅楊洲一人一登賢書
餘寥寥無聞焉諸士子每謂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
郡固荒服實跨有三州吾曹縱不能好學然佔俸之
學亦豈盡出他郡縣下乎無乃學宮地脉庫下散漫
山川之靈秀弗為聚充聖之教享弗為及致此寥寥
果非一更新之恐終不振會即侯藩公蒞任甫數月
政治修明因講及因革諸士子首以遷學對公曰豪
傑之士何有於地靈其靈在我乃群諸士子於講院
月載謀習耳提而命以起曠之識扶干聖之真俾諸
士子翕然向風文體為之一變無何秋雨暴漲浸淫
學宮幾沒柱礎不能瞻拜者累月公慨然嘆息曰學

之遷其張郡也其原烈以條議方請於兩臺監司咸
報可婚延禮壘與蒙命之周視相擇得地於城之震
方封城下浦里枕鶴山而尚瀝水峯翠鬱盤凌文灑
漾據高坎廣餘為善地公捐俸若干緡以倡諸士民
爭起繼起其雖何家帑以至於公相屬也其土石甃
聚何如闢必至於城壕相屬也或撤或因規畫井井
水之臺者易而為信長石之泐者易而為貞潤甃之
毀者易而為堅緻於左右各樹梓襖而下為通衢
臨衝為構壁門進而為列戟門鄉賢名宦二祠輔之
又進為大成殿東西兩廡翼之殿後為明倫堂東西
兩齋翼之堂後為敬一箴亭啓聖祠轉士舍輔之然

情士舍退居尋丈不敢與祠並經始於癸丑之秋九月落成於甲寅之春二月其宏壯雄麗無論倍蓰疇著即公家鄧侯之營未央未必大過之信可申於即國以是傳士師弟子尹君彩華相率而詣余請一言以侈大公德意而申相傲俾示永求余不敢忝竊却却沐浴餘潤且素慕公之賢何敢以不文辭竊謂古之所以造士於學者莫盛於三代庠序較之為名人倫之為實典漢雅頌卦文之為誦編收端呶評紳琮璫瑤瑤之為佩服而遠迤周旋咏歌擊拊之為容聲未聞有所謂堪輿之說也雖然自古立國必依形勝今之堪輿是即形勝之遺意且成周之運於岐曰相

厥陰陽寢廟始興詞人之美文士亦曰江漢炳靈世
載異英故振羽冲霄九苞散采鳴千梧桐蕭韶協應
冬知風之靈也不知非丹穴不生躡霧跳雲摧竒威
淡過都歷塊一曰辛里人知馬之神也不知非渥注
不產苟我九莖之穗於瘠薄之丘覓五采之芝於莫
穢之壤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是役也人謀協矣地利
宜矣公為諸士子計亦周且備矣諸士子得不自為
是計乎以為抱忠負信左仁右義超然龍驤忽爾虎
變此心中之形勝也伸紙吮毫烟雲弄色沛若川流
采焉安時此文中之形勝也果能此二者將見俎豆
增光借山川而不朽否則皮相膚立人在下中朽腹

溥譏文多萎薶未免貽羞於宮牆山靈且讀藜而謝
神廷矣安能靈承之哉又聞之詩云在泮獻囚在泮
獻歲學音成之冬遂首耆者輟大肆獨厥杖我手化
何書刳救民不堪命公毅然畫策號召六師不費公
家易餉而首父子悉就縛歸此觀之不特文事修而
且武功成矣豈不為一時之希邁哉公諱以裕江右
清江人贊厥成者別駕浙江吳稼燈也

楊氏三孝三節記

楊一清

江陰縣簿太和楊鋌旣致仕將歸其鄉請予求記其
家三孝三節者予曰吾滇南文獻之著稱大理大理
之著稱太和太和之望曰楊氏吾則知之矣二孝三

節林詳也可得聞于誕曰誕叔祖諱寧時謚其字痛
交明輔翁昂進事母崔極孝母病嘗糞知其劇乃焚
脊額是所以身代母病頓愈後延一紀餘而終廬墓
二冢為從楚弘道後事所後如其父母其廬墓時母
車必歸省省雖不入移室即赴墓所從父母相繼攷
及廬墓六季手植松栢數百株慈烏白鶴群集副擾
人謂孝感所致叔父宗白事生母趙氏養母張氏伯
母施氏旦夕供甘旨罔缺有疾憂形於色延醫禱神
無不曲盡三母妾之咸躋上壽比卒治長槨禮而哀
有司先後以

聞詔下旌其孝行予曰休哉孝子三節云何豈徒伯

祺毋施氏早喪夫時症于官即扶柩歸治葬如式孀
居四十年志操堅定親戚以其少無子從使之改適
乃以刀截髮卒守志終其身祖母趙氏早寡欲自鴆
以殉族姻勸之以回姑尚幼汝死誰為鞠之乃悟矢
心無它訓諸子以成立叔祖母張氏亦早寡其母迫
再醮乃閉室自縊諸親先後破牖入救之不得死撫
遺孤於成卽宗白述存司上其事

詔旌楊氏三節之門予閨而嘆曰節乎休哉夫子之
孝婦之節乃天理民彝之不容自泯者顧世教衰民
不興行食稻衣錦之流滿天下夫死骨肉未寒而悅
首他人者皆是也

朝廷厲風教故凡以孝事上報

聞輟下褒異其間閱然一歲一省恒下數人或至連數郡無一人者一孝無節萃於一門何楊氏之多賢也

國家道化人文之盛於是乎微商楊氏世澤之教遺餘廣之昌衍豈直大理之望而已哉孝節有堂故太子必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序之宗白事後出故不及書於卿大夫也併為書之鏗揚之宗子觀天是請而其孝可知也已系以詩用備太史氏之采焉詩曰有高者門烏頭雙起錫駸銜環石獅躡趾門誰所家
巍哉若茲二孝三節

天子旌之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彼氓昏昏聞風賴此
珠聯玉萃輝燦後先僉曰休哉揚氏多賢人中之傑
女中_之式以裕後昆引之無斁

黔寧昭靖王廟記

程本立

王姓沐氏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遠縣人八歲而孤遭
元末大亂居室燬於兵隨母逃難母亦病歿環無所
歸謁

上濠梁

上爲惻然

孝慈皇后撫之爲子賜姓朱氏

上卽位金陵建元洪武始

詔復王姓。主天資忠孝，享重簡默。雖在髣亂，不樂兒戲。年十公，爲帳前都尉。繇都尉爲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改廣信衛親軍指揮使，拜金大都督府事。陞同知大都督。三十有三，爵封西平侯。授以鐵券，錫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將軍至榮祿大夫，勲爲柱國。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節制。既闕，以督同填撫關西，皆有威惠。天下兵馬實大都督府總之。在府七年，裁處機務，舉無流滯。稱上意焉。一從大將南征，獨取鉛山下。崇安剪陳友定，拔閩溪。一從大將北征，出古北口，獨克辰山。全寧、高州、高州、過驢駒河橋。元知院李宣

俘男女萬口一為征西副將軍總京畿兵伐川藏抵
崑崙山俘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關地數
千里一為征西將軍總京畿河西陝西山西諸軍征
朶千之地降其偽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平納隣七
站之地擒洮州十八族蕃酋曰汪舒朶兒只曰阿烏
都兒并其衆二萬獲馬牛羊二十萬一總陝西兵出
和林畧以集乃路自寧夏歷賀蘭山渡流沙擒元國
公脫火赤元知院愛足俘其全部以歸天下已大定
而梁王栢臣剌兀爾密寔元遺孽恃滇險遠執我信
使納我逋逃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將軍率師

三十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普定
普安皆下之苗蠻犵狁迎降恐後循格孤山之南出
竒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克之栢臣刺尾爾密遣其
司徒達里麻以兵十萬拒我師於曲靖王曰彼謂我
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
倍道進師未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
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爲我師飛至因擁
兵陳水上傳征南亟欲濟師王曰未可別遣一軍泝
流潛渡出其陳後鳴角樹旗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
軍亂王乃趣師濟江以捷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
斫其軍而奪之氣行數里而後敢陳我師既濟整列

而鼓礮聲震天戰數合王從鐵騎衝其軍遂大敗之
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橫屍十餘里栢臣刺瓦爾密
聞達里麻敗遁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而自飲棄投水
死父老章出金馬山焚香遙拜王入 闡城市不易
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
年冬十二月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
兵下烏撒得七星關以通軍節畧建昌潯江臨安元
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倉洱為固南
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王自將取之
上旬段世聚衆五萬搤龍關不可破王以一軍付裨
將皮從間道統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

懾通明使軍驚亂玉策馬渡河水及馬腹將士隨之
斬關而入彼軍腹背受敵逆潰拔其城擒段世魯從
者悉縱遣之分兵下鶴慶麗江收三營皆破石門關
畧永昌繇是西番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平以幅
員之廣分爲撒以東越嵩以北皆隸四川餘列爲郡
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八籍其見戶七萬
四千六百設官立衛以守之烏撒東川建昌謀變王
選與博徕南合攻下之并克芒部斬首三萬級王師
以東却闌諸蠻部乘之以反圍城二十萬衆都督馮
誠以孤軍圍守伏強弩於埤賊近輒射之往往慮
茲而驚伺賊急則出擊之賊不敢卽攻城王將銳兵

一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健步懷檄入城約為內應為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告報解圍宵遁王既入城賊敗走安寧羅次即甸富民晉寧大棋江川諸山猶據險立柵悉分兵殄滅之斬首六萬級諸郡復定

奏聞

上大悅詔博征南班師王留鎮雲南辦方物以定貢賦視民數以均力役疎其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在鎮十年得

上恩賜悉送官府以助軍費凡遣將討賊者六通施集浪穹鶴慶劍川輒相應為亂遣大理衛指揮使鄭

祥掩而藏之平緬叛結砦於馬龍他鄉甸之摩沙勒道都指揮使宥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東川蠻叛據烏路山為砦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遣宥正帥雲南與京畿太兵相犄角討之賊已降復有二志悉平之越州酋阿資叛遣宥正討之殺火頭弄宗等五千九人俘男女馬牛羊以千計阿資毋出降教化三部不供租賦遣鶴安衛指揮使王執討平之普安酋密既叛遣貴州都指揮張泰擊破之自將討賊者四廣尚特磨道未附自將討之酋出降廣西阿赤部叛自將討之誅其酋曰者漏曰矣情俘男女五千口平緬以三十萬衆寇定邊自將兵二萬討之與寇對壘

以輕騎三百當冠冠出萬衆乘三十衆以戰一戰而
殺冠數百人獲一像以還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明
旦冠集衆驅百衆以陣衆皆背負欄楯左右以大竹
筒置短槍其中乘以操之勢張甚王分軍為三馮誠
領其前竄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
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若一級必盡賞退而劔
者一險必盡戮於是鼓而合刃機發箭飛衆皆驚吐
冠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軍小卻王登
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
飛騎而下度衆復前王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塵不
移時冠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主獲四十六衆餘

象被矢如刺蝟以死渠率刀斯卽斯節埋亦被百矢
殪象卅一餘黨走死自是平緬歲八貢賦不復反矣
阿資復叛自將討之擊於補衝殺獲其衆殆盡阿資
僅以身免方摻捕山閣俄有

旨諭王選鎮以前軍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甯正
為叅將代領其兵阿資遣其子詣王降王請於

朝立衝越州遂罷其歲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為賞罰
計遠近墾田至九十七萬畝以滇池未流淺淡霖雨
圯溢瀕池之田不可以稼乃督萬丁自池口入渠濫
川中浚而大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東商旅選
俊秀子弟入雲南府學行鄉飲酒禮民知尊長養老

而舉其孝弟二十二年十月八朝

兵宴遊奉天殿賜黃白金繪綠欵貫履歸一日暴亮
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
胥吏卒五緇黃髮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於路計至
京師

上哭之慟不視朝一日自為文遣禮官往祭

命嗣美春奉喪歸

詔發兵護喪出境所過衛府州縣設祭如禮柩出金
馬送者萬人蠻夷酋長哭之盡哀喪至自雲南

詔封黔寧王諡昭靖三代考皆黔寧王此皆黔寧王
天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縣長泰北鄉觀音

山之原自喪歸至葬

正遠使祭者三

皇太孫

親王遠使祭者再祭之三日

詔春襲西平侯爵嗣鎮雲南賜白金萬兩明年太常
以茂宰祭王功臣廟而雲南父命諸酋首合辭愈立
廟祀王守臣奏請

上許之及明年廟成父老諸酋請本立紀王勳德刻
諸廟石嗚呼自宋靖康之亂夫狄入中國百五十年
而極於元矣氈腥穢濁神憤人怒

大命我明掃除滯沍永清四海以承天統於是賢豪

並出輔成

帝業至於西南一變而華夏非斯民之大幸與王於
太極圖大學衍義皆尊信而講明之本立才考辭陋
奚贊其萬一輒不自揆謹按王行錄述之因系以詩
詩曰

上帝有赫降命我

明驅除元胡以開太平乃授以臣乃賚以躬龍興雲
從日出燭息勇奮其力智甫其能悼有聲烈則惟默
寧默寧始生丁元之末靴靴維罕天其我割匪曰割
之實將啓之維

皇父之維

皇母之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
皇曰汝秉汝績其凝為朕腹心為朕股肱朝夕事朕
僉大都督繼世同知累階榮祿柱國為勳西平是封
建侯襲爵崇德報功鐵券丹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
也世無教既平南與既定西陲北域胡虜威行四夷
惟彼西南古之六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

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彼蛇彼豨爾劉爾龕樓船蔽江
師三十萬乾旋坤迴山擘濤深悠悠泮河我我格孤
羅鬼蛇徙獲我而蘇彼昏不知擁兵曲靖敢遏我師
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電如雷大戰白石手縛其魁
載屬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尾元之遺孽

破卵覆巢父老教舞迎師於郊段世亦擒罔有不服
班師振旅獻俘授箠摩步施順望裸荒河尋傳漢裳
婆羅秦婆烏蠻白蠻東蠻西蠻穿鼻長鬃黑齒繡面
麗水金甌朱提銀流白雉孔雀馴象犀牛一百八區
三十六郡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既八職貢是修
大開明堂萬國來朝

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通詔汝西平
其填撫之以燠其寒以飽其饑而平奉

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摩拊吹煦於懷之
孩芟夷蘊宗於田之萊於羊於狼以腓以磔於稼於
苗以膏以澤以興庠序以敦詩書農隙講武夏禮變

夷夷人有言我亦太類遠於思化弱肉強噬今也美
幸昔也奚辜子有其父婦有其夫夷人有言我殤我
羸西平哺我西平緒我西平曰吁茲豈在子維

望之命維

望之謹天朝不仁奪我父母擗踊而哭匍匐而走

九重春注一日哀

聞驚恻報朝諭祭以文數備禮祭有誅有謚王以默
寧侯其冢嗣默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不
懷江寧之岡有鬱其北夷人不忘滇則有廟金馬左
與碧雞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王忠文祠墓記

李默

先生與吳忠節先後使滇皆是戡尊虜

朝廷度不可以文告撫定乃移師討平之有以吳事
聞者詔龜歸護喪還葬并嫁其子而先生子紳以洪
或麻事莊道殖於所謂地歲之墟則黯然夷矣當是
時

高皇帝尚存御紳仕親藩雅以情事見哀賢王

在南公

正心督臣也會不能為天子言侍制仗節革革除初
紳始自言之贈奉議大夫翰林院學士謚文節國統
既易事遂不顯垂四十餘年有司循不敢舉舊經以
為時諱稍用正統詔書言狀得再謚忠文贈官如故

三公身後其所遭又有幸不幸如此嗚呼先生不愛
時德以終全浴而當時執事之臣膠吻齟齬台反不能
發明忠憤俚易各之典然而後仲是何平素多愛身
主耶嘗讀頽魯公傳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公歷躋撫
恤率以危言正色勒遭損作悅為虐把所中遣使希
烈事茲卿輩皆知其弗利率殞賊度為天下恟國史
稱先生為久剛直不音苟附以取諂毀為起居注遇
事敢言無諱尤為胡惟楫所忌故然之遠夷以窮死
然後知患履違物直道禍身古今一也豈不痛哉夫
瑰瑋跌宕奇節之士苟足以明志誠不顧死先生年
德望位未如孰與魯公覽其蒙禍操志蓋有同焉去

今百十餘年先生死事之迹視吳尤著何則吳公倉卒為同行所害其事微先生慷慨陳天命義不苟辱其禍烈州陵谷變遷而地藏靡然獨存殆天所以表遺靈也

先朝嘗為先生特置祠思先生者又卽寺旁樹碣當孔道間以識不忘所謂物毀而道光身滅而名愈揚非耶嘉靖亦有會年春副使朱君良矩思為先生治冢舍其處乃及參政李君文炳以狀白於大中丞汪公公曰吾規此久矣幸卒成之會默視學且遂下有司如二公合築祠一區祠北封土為墓加樹焉其碣

曰

聖明詔使王忠文先生墓并置守塚卒一人俾耕地
旁以給祠費於是先王之跡之名藉公益振雖微今
要頌以從元氣然已崔老如壘如坊塹延陵徐孺子
爭烈矣過者有不歎歎亦泣者采昔王無裕著錄稱
魯公遭難後十餘年家僕見其衣白衫張蓋歸城隅
孝衛國亦謂致塋時猶瞑目如生嘗被朝衣符道澤
間蓋道家所謂尸解類也吾意先生精英瓊瑤於薄
土亦有如化為列山辟為明神奚不可者而豈賴於
枯骨耶故先生可墓可以無墓墓而祀之所以哀苑
南篤生也教道存焉耳

我

皇太祖皇帝既受大命統萬國元宗室栢臣刺兀爾
密猶稱梁王據雲南弗庭

皇帝若曰彼爲其主耳我其來之洪武五年壬子

命翰林侍制王禕往命下衆危之公怡然就道既至
則曰

天旣訖元命我

天子神聖文武四隕九州悉主悉臣罔有內外惟爾
雲南尚阻聲教

天子命使臣輯寧和永譙然段蘭迪簡天庭身名俱
全策之上也下聽教日又謂曰吾將命遠來非獨爲

重國許亦為雲南許耳自天地播難盜名字據土地
者陳夙諒張士誠明王珍輩非不強盛不四五卒
膏斧越元君走死子孫作賓振廓帖木之屬或俘或
竄而天下遂定於此非人力為天命也今不恃德
力順天命而以一隅之地抗天下是左右為謀之
過也即速不復

飛示命將率備師駐昆明之兵而徵其水當是時王
之將佐利王以為功者不必無相臣刺瓦爾密猶豫
未決然雅敬公命其員外郎賈寬段館而羈縻不遣
之漠地使至責雲南居南使公見執嘆曰雲南禍
其在此矣尋遇害瘞公於地藏寺北時六年癸丑也

八子山印

上復命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吳雲往先是栢臣刺兀爾密遣其徒鐵知院等三十餘人使漠北為我師所獲械京師至是

上釋還命與公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以命使不達中道被執罪必不免乃說公欲令胡服辨髮改易制書詐為元使共詒梁王公責以大義示以禍福以死自誓庶知不可奪且慮公泄其事遂殺之栢臣刺兀爾密聞之遣人具棺柳殯公於給孤寺十四年辛酉興師問罪栢臣刺兀爾密兵敗死之雲南平後王公子紳來求其葬則墟已夷詢得其處立

表識焉吳公子蔽以其事白於

蘇

文忠

公

表識

焉

朝評馳騁奉樞歸葬於湘廣泮夏之金只鎮散國子
生始王公蔽留既死後又得能文章者銘之故其
事盛傳於世正統間得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
忠文立祠於雲南府城東有司歲時致祭吳公墓在
江夏雲南人罕知而蔽後為交趾將令歿於官不克
陳乞弘治辛亥巡撫右副都御史常山王公以二公
節節同而恤典異具請吳公得贈資政大夫刑部尚
書謚忠節段祠額為三忠祭如前禮是固
聖朝敬忠之典哉而吳公之節遂與王公同不朽矣
是舉也余南京兵部尚書太原韓公時為布政左使

左僉都御史莆田林公特為按察使實倡始焉祠稱
忠文凡數十年段二忠又十有四年而未有記弘治
甲子春巡視雲南地方南京刑部左侍郎兼左僉都
御史三衢樊公以二公鄉先生恐後無所考屬網書
其事綱以復於巡撫都御史應城陳公巡按御史聊
城耿公曰是缺典也不可不補王公初諱偉尋改禕
又改津字子充浙之金華人學於前學士黃公縉之
門以文章雄天下北遊無所遇東書南歸大業日隆
有以名聞者授江南儒學提舉司較理改侍禮部轉
起居注同知南康府召議䟽祚儀改判漳府徵修元
史拜翰林侍制吳公諱雲字反雲昆陵宜與人以能

詩授較書郎改滑南縣丞陞刑部郎中尋陸尚書改
湖廣行省叅知政事祠一區中為明官前為三門蓋
前為大門後為齊屋翼以兩廂外為工祝居烹宰所
垣其四週翼然煥然表於厥土先後相繼而備焉者
也嗚呼二公之死豈不深可慨哉嘗觀宋景濂和王
公詩其小序云今

朝廷敷大惠於天下庶幾聖衷君長稽首

闕下而君子亦將還矣時十二年七月十一日然則
是時中國猶未知二公之死也雲南既平未聞有以
二公為言者豈虜黨畏罪故諱其事耶將別有所謂
耶抑適之悔而一時因循不及舉也耶死可慨也死

而外見知尤可悅也。人不知而幸二家子弟能知之，異時守臣能彰之，則其實之不可泯者也。是為記。

大理府武侯祠記

王惟賢

雲南遠古為荒徼，自楚秦來，僅然通道。若乃剷除廢置，陳希紀綱，則繫侯始建我。

皇明汎掃廓清，一變為區夏。而侯之功於是為烈矣。初孟獲據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里，守關隘，侯不得入。乃繇漾澤而北，破佛光，駐軍大理，盡覽形勝以定規畫。則侯在理經營最久，南中各郡秩祀相望。乃大理無寺祀，即人像侯，雜側佛寺中，非所以安明神以稱崇德之意。惟賢來巡茲土，喟是缺典，謀諸鄉大夫。

士議上中丞白岩公可其請乃改壙降原得名地於
郡城西却岡阜蛇蟻風氣翕集詢之始有廢寺在四
偏旣置有書院在東偏墨食之正巋然獨留宜若有
待岡後有壇壝名祭天臺文老相傳為侯祭天畫卦
之所遺跡宛然初侯南征

詔賜金鐵戟一具曲蓋一前後葆羽鼓吹各一部虎
賁六十人其諸備有王者儀衛遂得攝以祀天也歟
茲卜適附焉為又若有冥數然昔爰命工營度擬調
則郡守蔡紹科而二守王璋寔董厥役取材於廢寺
故無甚費因人心以正祀典故民不告勞經始於癸
卯仲夏之望尋以南訛方亟休役者閱月至秋杪告

成統百日有奇舊有書院載飭仍存祠左方而祠右
方隙地治圃以肄射俾此邦人士時游息焉因以仰
師雨也嘗謂

皇天之厚生人必間命俊傑以贊所不及觀武侯之
起三顧勤馳驅受遺命精誠懇款殲於勞務而不恤
似有遺愚及其計謀神出明威震驚雷旬電掣雖當
時雅稱雄武者皆望影顛頓而莫之敢樓閣誠布公
豈伊異人而人自歸心率其貞而已矣顧尚論者徒
以其明帝肖以承正統將為侯重武以功止三分而
未及混一有遺憾焉夫神器非私物也謂藉以宣布
猷為以弘濟生人以無負於天之委重者已再浮雲

塵土至人何與焉且夫成敗者數也當其氣之乖
大勢已去雖孔孟亦莫之能挽者君子亦盡心焉耳
矣苟區區失得之較也卽以曹孟德之能畢智力以
奄有區域自謂得算會不再傳以默付於他人之手
其究如之何也乃惟侯之大節遠猶千載而下雖里
巷婦孺猶能話述遺事所在過化之跡神物尚能呵
護宇宙內不容無若人矣予每慨夫季俗漸功利而
世儒鮮通方不見古人之經綸而斯民亦弗獲享天
道無私之至治考斯祠也有深長思矣

憲副林俊遺愛祠記

陳 察

公陶甫人諱俊字待用別號是素弘治初南中夷寇

得振郡衛而下固者閉關辟易餘則惟其寢處士民
困苦三背肉飄蕩岌岌皇皇周知攸措公奉

命貳臬分道金滄曰吾事也逆司荒微抵隴川望銅
柱運過永昌曰宜汰勢人遵洱水東陟龍岡左顧賓
川曰宜州而衛之至趙曰城焉可也疏入時

孝廟勵精圖治又夙知公名悉命之詔罷去孽人乃
駐節先勞有衆統勸達英雄同知陳寶曰若司版築
又連鶴慶推官薄淳曰若董陶梓菁月賓州州衛及
趙州城忽焉竣工南中增一保障夷寇亦浸息此後
雖或竊發未之有犯也生養休息耕也則獲休也則
成通工通事易數年積務日增趙益安也又數年而

絃誦洋洋矣飲食居處每舉手加額曰我公我公久
之相率曰幸崇祀諸運吉於知州王宗器度學宮右
隙地祠焉富以貲委壯以力越三閱月而告成中肖
公像外垂以門曼碩森肅薦奠日股茲察奉省方歷
趙謁師畢因獲瞻仰州同知馬淳曰公河目方面虬
鬚修眉類宜逼真君子曰似矣未經知州沈珂曰主
以木較未君子曰近之未盡分守大祿虛君分巡憲
副江君曰壁勒石祀定其制其未永乎君子曰稱於
足學正余大業訓導茲宏率諸生詣察請記察不佞
何足以知之雖然堂聞公弱冠登庸拜秋官主事有
異人以左道奸寵中外結舌公獨立諫正擢左惟其

後累官兩拜撫

命豫章則單騎深入降賊西蜀則時制自分盡瘁可謂勤事所至宗正學雅尚文節又庶幾乎法施於民者迹與處南平事則誠為民得患已夫是三者有一於茲法宜祀而况能兼修乎然則是祠之作匪古匪念趙實俱存可也公方勇退其園壽其未涯而人心公道自有不容已者敢併書之優系之辭使歌以祀公辭曰倚與林公我趙之依我饑公食我寒公衣我身公壽我後公遺蒼山巍巍洹水漪漪與林公山水與齊

新建曲江橋武安王廟碑記

范允臨代作

昔杜元凱啓建河橋於富平之津論者謂夙所都經
賢聖而作衆口紛角如聚訟乃卒排羣議而梁之橋
成帝從百官臨會其上攀柁而屬預曰非君橋不立
也朕知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六世矣

國家方興延袤原隰阜壤沈淖沮洳錯焉如繡而水
居其七山陵谿谷之地百不當一也其澤陂池之地
十不當一也江淮吳越三江五湖表裘襟帶民生其
間揭厲便習長竿閑於刺舟牙墻錦纜綠鷁蔥鶩駛
若鸞鳥乃鴈齒龜浮虹垂星應壤接而鱗比焉豈願
蒿高下而必罷其民夫亦是河屬澳梁之是賴以免
於褻裳濡執不然陽侯怒而天吳震飛鳥危而帆檣

絕民安得不胥而與耶西南之國滇爲太滇固非澤
國也度索尋糧不講於創木航葦之利乃昆明池水
藩屏身毒漢武寫之以習水戰思蠶食焉固非拂埃
而揚埴者矣夫安得瘞達沮而不梁也句町之陽有
曲江爲去郡九十里而遙其源出青蛉弄棟繇崑倪
而入盤江滙爲巨浸夏秋雨集山前會之騰誦滿汧
瀾瀾皓皓溟漲無端白鷺寒飛雪濤山立行者輒假
艣縮以濟僅如刀馬榜人不戒於水中流而膠之而
浪之而迅之風伯鼓颺孟婆搗雪舟不沒者一板民
隨波而流葬於魚腹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川中之
骨可掬也余奉

命按滇莊其境問民所疾苦父老以告之曰苦墊河
爲之厲歲溺者以百數若河伯之娶婦焉民無如河
尚矣嗚視懷襄而莫救如喪何余是以有洗石之想
僉卿大夫王公思民匪公見捷從史之捐其橐以助
國非若尋緣之紛涌也余亦捐度廩之半乃鳩工紀
庀材伐石欲土奮舞齊興茲舉雲集經始於大荒落
之歲閱款而告成事焉凡爲堊者幾爲柱者幾倚琢
石爲斜闌曲曲卅二望之若渴虹下飲玉池固不敢
北於玉梁金柱然得解嘲深而從乎燔或可擾民於
魚鱉耳橋之楊祠漢書崇侯其並以鎮侯於滇固未
涉也乃其子素從武侯濟師焉濫之役死者以萬河

爲衆流武侯哀其國而祀之則壅溺之患固侯所厭
矣戚之其不拯之于蘭津之瀕有鐵橋馬懸梯織鐵
勢若非虹其上祠武侯以鎮著侯績也關於武侯心
契神合陰相往來安知其鍾鼓不式靈之余故做蘭
津西祠侯從民志也輪宇炳矣扮捺複結構物物而爲
之備令民歲得以牲醴而祈福焉庶幾任教鳥拜侯
之靈其繫捕之伴海若不驚馮夷安堵蒼蛟白獺歸
於其穴亭牛飲馬於萬斯羊美太沈王瘞牲波臣助
順鑄牛燃錢玄冥效靈以侯之精忠貫日而永奠之
其不比於鞭石豎梁哉廟貌昂新設醴張樂乃爲之
歌以侑之其辭曰河湯湯兮激滌浚瀾浩浩兮懷陵

山馮夷怒兮洪濤翻野渡迂兮溯流難迴流難兮薄
拘日舟如刃兮衝派激湍中流徐榜外瀟沱重瀾兮
蛟龍窟淵無梁兮渡無以兮民墊兮行此辰乃駕梁
兮河之濱通浹浹漆車鞿鞿危蹇浮兮斷航續祠靈
神金梁之麓神之靈兮宣靈育長虹堵兮螭龍宿廟
魏肅兮燕樂康振全交鼓兮酬蘭漿神之來兮續紛
揚擁長劍兮珮璫將雲馮兮陰肅肅神之鑿兮朱
顏頤哀求洪兮殫爲戮庇吾民兮祭受福千秋萬歲
兮奠陵陸

重修永昌武安王廟記

劉世會

漢武安閼王之祠天下多有其在滇永昌祀之詳甚

而類必全號則鄉先生戶侍張公志淳考正焉或曰
注之蚶漢車轍烏跡未逮黔南也九隆之人胡為望
而俎豆之又胡為更數千祀而神故王耶我知之矣
宇宙間一正氣也正氣之萃于人生而將相放必為
神中古以來豈多英雄惟林情事機之會或所事不
正雖各隨世以就功名迷稽佞牒其身放而名存世
為夫不笑者何限王肇跡漢末海內鼎沸曹氏託名
輔漢海內文雅謀畧之士爭入其網獨王扶義抗節
間關羈旅得先主孔明為依歸逶迤百折棲遲於孫
曹之間報危其身之死匪悔王之心固必剪賊為期
使漢之為漢躋於高文武光豈以割據為偏安哉傳

稱至雅好左氏春秋夫春秋大誼尊天王外戎狄討亂賊固無之精忠所深契乎彼其萃天地之正氣信而有待生而存不隨死而凶者堯隆昌乃以龍七縱然地同功一體適協志俾其宣威而靈庇民護國與需壞以共敵者理固然耳余秉鉞西行夢中恍神承授俄而節人弗戒于火罪廟步武亞麾標兵撲之天遽反風又數日將妻果械叛會父子齊獻軍門非神蘇玄武幽冥有助曷克致哉因述而碑焉俾西土之人知商而謀夏逆而犯順者百世而上萬里之外神明猶共殛之也

忠毅詞記

鄭 暉

嘉靖十四年夏四月予奉

璽書來守永昌秋祀忠教祠瞻遺像歸然而西無從
祀則廢毀久矣乃進執事者詰創祠攸始僉曰不知
神何名曰不知祠何繇曰不知然則祠有碑記乎曰
否官有文牒乎曰否其子孫可做乎曰是尤不知也
顧自思曰奈其神不知其人可乎乃諮故義籍案牘
撫夷舟出騰越遍歷遐邇勾致恭引稍得其詳按公
姓方氏諱政字未聞鳳陽人焱勇沉謀慷慨尚義節
當文耻復叛後

朝廷許其納貢盡還中國陷失之人因請蒞盟衆皆
疑懼公卽登黎利舟挽其帶而與之誓黎利懾服遂

保全四十萬而歸正統元年麓川思仁叛官軍敗於高黎貢屠騰越以其酋緬僉柵守潞江二年冬公以左都督率師為副將討之師至潞江招撫蒲月下公勒所領直夜進攻飛渡潞江遂及子瑛等乘勝逐北窮月夜至上江圍之不克時兵疲食盡乃遣一僕送瑛渡江以全宗祀瑛幸裾不捨公舉刀曰受命討賊弗克弗死莫報瑛釋裾登舟公復揮戈馳入賊披靡忽馬躓路墜賊遂攢刺之瑛歸招魂于永昌里巷音痛哭失聲雲南左布政使應公履平按察使聞上遣行人曹某齎

勅諭祭今文逸不可考贈威遠伯謚忠毅仍

詔立祠永昌至正統九年

上遣兵部尚書王公驥再討思仁火攻其寨柵風逆弗克進諭軍民設公位呼號俄而風順入之思仁走死王公重公之忠亟薦瑛於

上歷陞南和伯正德壬申春巡按御史泰興張公羽同按察副使今刑部尚書西蜀聶公賢始歲訂春秋二祀公生平不可考其沒則正統三年正月上旬今龔南和伯曰壽祥者其曾孫也從事則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顧勇侯義陳翊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江洪所謂顧勇卽當時呼為八大人者也此皆隨公死難均罹慘禍者故得配食焉嗚呼公以武臣伏城南

征一過事變節令生割愛其一死足以扶綱常風天
下是大有功於民盡世教而身後之著威靈起將士
又大可為人當勸鳴呼盛哉因微所嗜器而得著勒
諸石

尋甸英烈侯廟記

施 昱

英烈侯漢關將軍次子也從武侯南征凡關梁險隘
之處開通創置皆所經營南人至今思之所在立廟
木密千戶所去城三里而遙侯廟在焉益昔屯兵之
所也土人奉祀不衰洪武戊寅黔寧昭靖王葺一新
之歲久傾圮嘉靖甲午予以陝西待罪來歸過而謁
焉見其牆壁頽頹丹青剝落非所以威靈示敬也越

庶子起用赴京得再謁遂捐白金令易隆驛丞鄧茂
章鄉民白聰等伴修飭之時滇池僧人了純羽士金
大易金大朴住錫于茲借住持揚大元等同心募緣
鳩工聚衆凡墻屋之傾者起之丹青之毀者飭之並
建寢院以棲道流而土人崇奉之心益篤歲辛丑松
菴趙君亦損白金為倡大易等因募衆復得白金若
千兩遂置田一十八畝歲得佃穀一十二石甲辰予
以省親再過則是殿宇一新廟貌增飭焚修有所供
養有資煥然改觀添加欽悅大易等因丐予言以紀
其事按記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
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要皆以功德於民者也若侯者

扶漢祚於將傾服而夷於始闢荆橋梁開道路以弘
一統之規建萬世之利其有功德於民大矣矧其精
英常在陰祐下民呼吸風雷潛祛道賊走一方永賴
者宜乎廟祀萬世無斁也

臨安府三節祠記

毛鳳韶

按盧烈婦傳盧河南光山人適同邑庠生東欽欽父
旭任御史以累謫通海戍卒於途有司錄其家以往
盧與欽奉姑行姑亦卒至通海籍欽征和泥卒於兵
無子盧誓守奉祀有張姓者謀聚之盧縊於室獲救
復強致聘其盧誓之棄其物於門外三日哭百食適
夫妹東氏自海外來張言必聚之東勸盧避其家盧

佯許之隨至海畔詔東先行赴水死時

明洪武辛亥秋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嘉靖丙戌冬憲
使魯溪戴子讀其傳而嘉之曰卓哉盧之烈也可以
風矣抑盧之烈也其東氏之遺也乎盧之死也以念
夫也夫致之死以代父也父旭之死以承君也父先
之而子象之夫刑之而婦隨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
有終也此之謂也婦以夫死曰烈子以父死曰孝陸
以君死曰忠三者天下之大節也東氏兼之可以風
矣乃立祠於湖上凡三間中題曰明御史東先生旭
傍曰旭子庠生致曰子致烈婦盧氏前為中前又前
為大門扁曰東氏三節祠之門外又為坊曰表勳風

俗君子曰父之忠子之孝因婦之烈而穎焉家之不
可無教也如是越唐寅夏聚奉毛子接通海載子以
告曰執事采風可以記矣毛子嘆曰世變風移雖賢
者猶不免計利害為身謀而東氏矢子夫婦各秉節
守義於流離顛沛之際并死不悔三綱賴之以立君
子可以觀人矣東氏歿百四十年踪跡泯泯載子乃
獨按其墓於遺簡而揚之海隅之外立祠以風邦人
使夷俗一變君子可以觀政矣

傅公祠記

馮時可

傅公諱添錫字侑之系出錢塘于宋高宗時為望族
迨穎國公友德為

明佐命臣顓國四子公行三當元季天下擾攘傾側
父子奮身逐胡各圖雲臺業因相失焉公長身瑰瑋
矯矯若雲中龍為經生卽有聲經生間充工詩詩格
高不作大厝以後語暇則談兵屈指攘攘道司馬自
負一當匈奴卽封狼居胥禪姑衍無難者每籌策天
下事忼慷中竅揚眉裂眼人不能難應江浙行省試
一日忽語同學生曰夫是神州也萬古冠裳域也今
茲介鱗焉兩儀混而七曜昏矣我縱力弗能膺獨奈
何北面若哉春秋所書厥防甚嚴吾手是編謂何且
吾仰側澤儀旁察方輿江淮間鬱鬱薄層霄成龍文
五彩者其天子氣邪若之何其自逆遺腥而又飾蓋

媢以求售犬羊也遂棄去間闕投謁

高皇帝被抗徠帥潘危明兵執諸帥帥欲臣屈公環
以兵公曰

聖主出矣若不日且茹肝無臣我我趨然男子非若
臣也鬚眉張目光炯炯射賊聲震行幕允明於諸卒
肯辟易不敢兵俄報

明孝武靖公破富陽餘抗兵壓允明營久營謀拒公
嘆曰

明天子天授神兵百萬批擣磔裂卻掃千里前茅至
此無完卵矣其縮甲可幾福毋以身試刃允明雖駭
公言允而與其黨計以為然乃釋諸公縛偽員外方

爨身往策于武靖武靖與公語良久竒公因納充明
款靖武不煩一天獲甲十餘萬大悅還薦公拜明州
訓導公之官至則招其豪傑詣金陵事上時僧機先
黜有謀引倭襲明州因詩通公公得機先狀以請州
乃設備誘誘機先用功陞知大名府元孽犯大名公
蒞任甫七日備未具不敵縮疆還就請司寇法詔報
曰傅某有殊績即新造非爾咎其安置雲南之永平
公配于氏携以往明年抵永平又明年拜大理衛知
事未幾番安賊安乃叛公督兵與戰不利或勸公逸
公曰爾何餒悖夫策往吾守大名不完邪

皇帝不以膏斧使衣冠待罪德甚厚非軍命抱鼓曷

報免冑持賊死之士人以葬驛後公坐寬寬主瑄瑄
生易菴公澄澄教諭江安有公風生工科給事中良
弼以蹇諤著正德十六年部使者奏公請于

朝立祠祠焉故制猶樸不足安靈歲月既久漸卽毀
墜至萬曆十禩而公七世嗣侍御公來按黔黔人德
侍御公念無能報謀新公祠業欲請會中丞承天劉
公聞之曰偉哉傅氏明德遠矣其亟新焉以風永永
吳即馮時可以督學行卸拜瞻公祠徘徊悵慕者久
之念闌幽發潛以佐佑人倫實學使職因為之序次
其事辭曰隱非絕俗為元約身出非祈禁為明致身
高夏大分君臣大倫皎然星日矩我衿紳偽帥鳴張

公虜公臣咄嗟造次海鷗其人抽矢如蝟攢戟若筠
片語單詞徠彼莘囂惜哉鴛鴦魚不麒麟海池思遠
萬里含辛重關蒲塞毒草蘭津蠶雨安首蹈藉我閨
公備持子曰敢迨巡文靡朝夕寃依夕憐古有傑士
公直其倫纍纍者丘詳詳首神何以表之厥廟維新
我鼓淵淵我舞佻佻靈之來兮若吟若呻駭虬翼鸞
駕空絕塵豐我稼黍澤我人民雲洞深秀天梯嶙峋
倘佯其間再思夷人禱之多應

圓通寺記

元李源道

滇城北取一里許有巖曰盤坤拾得玲瓏萬石林立
一峯屏峙勢極幽勝可廬可接有寺曰圓通雲南左

丞阿昔思公之所新也公之言曰甯人不德少也來
斯老於斯茲做暨顛報稱無所寧願崇建殿宇莊嚴
梵身招禮必芻上以祝皇帝無疆之壽下為元元禱
祝使歲無札瘥時和軍登此悽悽念力也往昔蒙氏
巖有洞蛟潛其中為民害蒙即巖而寺曰補陀羅以
鎮之而蛟害息傳聞如此歲甲寅世祖皇帝天戈南
指十賧六詔稽顙來庭六龍既北明年餘寇陸梁而
寺燬於兵燹自是為蓬藿之墟餘三四十年公與叔
父臨安路治中阿的木始謀而大之會叔去世公以
底辨自任大德己丑歲乃基巖之巔創觀音殿三楹
由西行躡虛而登高朗雄麗山川城郭一目可得巖

南建殿三楹以庋藏經經舟致於杭上賜也又南為
殿三楹像釋迦其中又南為重屋接鍾其上樹兩塔
其旁金碧丹雘視擢奪日門闕齋寮庖福慶廡文室
雲堂跋翼左右后土有祠常注有田湯浴有室卉木
篁竹果林蔬圃映帶後前皇慶元年壬子天子賜璽
書嘉乃用心延祐六年歲在己未工始落成住持僧
佛日圓照等執行高潔宗風振焉其年走繇翰林家
思廉問南方公方受代屢以寺無刻文請霽試論之
大雄氏之教行乎中國千有餘年顧其書之多又不
知其幾千萬言其言高其教宏且大學者罕能盡通
其說自昔帝王多尊禮之以啓神武不殺之仁蓋其

性善一言有與儒合淑人心而美風教際天蟠地薄
海內外與王化並行無間遐邇罔不奔走崇奉之者
漢以南俗尚狎狎喜格鬪攻奪刑教所不能束而奉
三寶尤至戶有梵宇斯夕熏燎鍾磬聲相聞少老字
自持律不輕斃一螻豈非三惡八難十纏九惱之戒
有以革其非而律其心歟所謂性善之根其油然而
生矣嗟夫佛之力庸可旣哉公之是果也舉大善以
介繁禧不于已歸而國乎歸而舍生是歸又豈凡夫
所可及者予旣紀興修願未復申言其故庶徼福乞
靈懲惡勸善來者益起信焉故為之記

龍泉山道院記

踰昆明二十里有山曰龍泉山之下有穴焉廣二尋
深稱之湧泉漫出條魚數百丈其隩每歲旱則雲氣
勃勃而上或以為有蛟龍焉自蒙段時水旱尤禱禱
則雨暘時若其泉澌而東南流溉田數百頃民賴其
利元初堂構寺崇之中遭兵難祠毀

皇明平滇陽環山皆為七今西平侯沐公以為此邦
做是泉禾稼且穡苑而祠宇弗葺神靈不棲歲甲戌
肇于泉之旁構祠以接神乙亥又擇地之高亢構道
院一區以為之鎮院之東堂曰接真寶遊之所也西
軒曰起玄休偃之所也北為重堂以奉天師像左右
庖湏房宇翬翼有侷又上五十弓後構草亭以備觀

覽一目丘坂瀟漫數百里碧雞玉案諸山羅列凡席
束盤西紆輻輳如束冀世外之桃源也既成命道士
徐日還主之夫行依人而行者也而能興雲雨是怪
物則祝之以其功在主民也今是泉也既有澤物之
功又有休徵之應祠而崇之宜矣沐公續黔寧王之
緒溫恭嚴恪以度以完以闡明祀非徒欲俾斯民享
有上毛以應靈貺而神亦未有所依歸矣日還請記
于石因系以詩詩曰龍泉之山有湧者泉蛟龍洄漩
斷而為渠溉我稻區奄為膏腴盤盤囿囿有宮聿新
以通天神颺輪雲叙從王上下洋洋秉宇有報有祈
景光赫麗降臨孔夷明明我侯闡闡靈休以疏民憂

民憂既弭神其格只維侯之祉雨暘孔時藹洽不滋
維侯之登侯曰匪躬萬福攸同

重修碧雞山華亭寺記

方 沆

自會城西三十里而近為碧雞山山有寺三曰華亭
太華羅漢各以負山而昆明池勝曩子諫安寧麟吏
偶赴公撒繇會城泛海歸擬憇太華蘭若夜夫徑則
走華亭晨興禮佛周視殿宇門垣漸就蕪廢故有步
廊曲檻亦傾圯多半獨吾友李長昔載贄手書一聯
歸然在爾予發心捐月俸十金若未鹽之類前昆明
令尹戶曹蜀劉君今令尹蜀揭君亦損資佐之總鎮
沐公聞是舉則發篋庫金錢為都人士先滇縉紳若

方伯郭公主政劉公協力倡義而城中居士王世思
葛參賓輩翕然嚮應檀施無虛日迺葺前後兩殿次
及香積禪堂剏後迴廊若干楹令羅次崔姓者塑阿
羅漢像其精絕不減揚惠之手門內外垣墉臺徑一
切蕪穢完好遂為西山第一刹則王世思輩部署功
居多云郭公命予具列於石以詔來者屬予量移行
不果比再入昆明較滇士郭公來討成言方濡毫屬
草以應客乘間請曰足下奉

璽書條課學官子弟員一方於此乎表率豈則正曲
則否奈何從西方之教令都人士之溺於趨也子曰
唯唯否否客不聞儒者所稱引天命之性乎儒曰盡

心知性釋氏曰明心見性辟之大明當空萬彙畢照
則性體然耳世儒不察徠云釋氏若空信斯言也釋
迦始自鹿野苑終於燃連河說法度生四十九年圓
頓權實疊疊不置抑何為耶金剛經云度盡衆生完
竟無衆生得度者蓋吾儒功成不居應而不宰第一
妙義未可與拘方局曲者譚也藉令滯救病之藥徠
詆為絕欲去智執末流之弊競斥其亡父亡君則儒
者服周孔之服有行桀路之行者也而諸侯之門竊
國厚焉卽規規然以詬厲吾儒也不亦畔乎大都主
持世教者期於盡性亡論殊途脩身見世者期於入
室忘分蹊遙昔程伯子入佛寺觀威儀整肅嘆曰三

代禮樂其在茲乎斯之謂通論則華亭之役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

湧泉寺新建湧泉亭記

前人

會城之北十五里而近有山左右張若鳥翼然流泉
從山腰噴出往往有之因建刹其中蓋寺所繇以名
湧泉也寺後負山開精藍者三中奉大士左奉諸佛
右奉玉皇皆漁居士王世思葛彥賓捐資為之要以
卓峗則首觀音閣前面良田數千百頃松華壩水橫
繞若帶然後會它水以達昆明池春夏之交綠疇彌
望彷彿錦茵每至日夕四山浮紫谷鳥時作好音與
泉聲相應聞士曰慧固早息諸緣寃心浮業以世思

單禮致住山旣標執揚風四衆稍稍雲集願其人厭
囂雜尤不喜見達官貴人客至輒去之深山以避故
縉紳鮮知之者會姚安守李君載質以致政不佞沉
以較書先後至會城暇日訂遊茲山聞開士名則不
欲見之開士訢然對榻跌宕竟日忘歸歸則李君白
其事於侍御江陵劉公公曰吾何愛禮一人以勸善
者於是命駕訪開士為捐金十有二建亭於殿左頽
其楹曰湧泉亭中疊瓦石為九曲澗道客就飲則引
泉注其中以流觴而下達於亭前一池下則泉經亭
之左潛入澗道以行齋厨間亭之南左方有嘉樹下
置石如几以便碁者亭之右上達所謂精藍三者則

魏后為磴道紆徐三折摧木陰森一坊欄楯屏墻部
署完好官無蠹費民不知勞越兩月而告成乃撤有
司檢括寺租許二石有奇自歲輸稅糧外毫絲從悉
無所與

環翠宮記

陳用賓

余撫滇之三年命官於鳴鳳山建環翠宮其中為閣
祀呂師殿有二王陶天君何柳二仙並祀閣上既成
瞻禮羨塙如見真人志傳有曰人能忠君孝親信友
仁下不慢下欺方便濟物陰薦格天便與吾同真人
此言明指忠孝為神仙胚胎若舍忠孝而言功行外
功行而求神仙猥云內外金丹抑末耳主天君以赤

心忠良書於胃陶天君以良藥救病受

帝勅旨威靈赫奕亘古今不磨恃此耳是忠孝要領
仙不得不可為仙佛不得不可為佛忠孝全盡即正
陽祖師所謂功行圓滿神仙之道思過半矣此余與
群真意相契合讀傳志輒不釋而建宮崇祀為皈依
傳受地豈微塵世之福哉

螺峯石壁新建玄天閣記

楊春茂

孝青蓮登西嶽一到落鴈峯嘆曰此山最高呼吸之
氣想通帝座矣斯遊遂為千古獨步余韋大然之然
每恨山之弗高止則何仰及閱廣雅諸書則天去地
二億二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而山海經又云太

華高五千仞則落鴈即隆宗子誰可便通天表豈謫
仙喜竒勝故作英雄欺世語耶頃歲按滇一望碧雞
金馬之墟便作茲想迺至登太華優九鼎遨遊雞足
諸山亦惟是過眼煙雲品題立整駐足昆明池上而
觀止矣一日與大中丞少司馬沈忝垣公深勝於郭
北之螺峯寺螺亦尚會一竒觀也距踵及巔嶙峋巨
石立者臥者仰而迎者俯而瞰者若海綴螺堆雲駕
霧其寺右最懸崖絕壁處一逞竒險更自馭人一僧
進指此間殊有靈氣余為恍然曰是青蓮證諦地也
大中丞頷之既又曰宮于帝耶大中丞又頷之於是
選善修者命工取道攀援而止得方廣處十數武許

則夷然太微太之居也尋為范甌斷椽椽椽飛
閣凌空金玄帝尊其山而諸司即邑若卿縉傑其考
厥成因移悟空菴租半百以來香火壬戌誕聖日與
大中丞肅冠履焉則冷然嗑喻遠清虛表矣夫人天
世界默默闕通惟此一氣高者入重玄大者周大極
歛而涇之不離近小如其弗靈落鴈峯頭亦成塊壘
於螺乎何有今則風雨之所噴薄也雷霆之所驅擊
也煙霞霧露之所揮麗也日月星辰之所銜旋而璣
轉也靈通歸命於是乎在

帝實司之菲第作青蓮空虛中想爾爾閣既成則於
何所取道處三其天門蜿蜒嶷嶷嶺而上下瞰矜矜

立若干仞然蛻奇而平則廣可數畝雷神三十六都
之用以環擁

帝座庶幾混漾初剗閭闔不局亦弘開一段乾坤也
李青蓮曰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騷首問青天余謂
頌大中丞釣天之嚮毋問驚人且動

帝矣大中丞曰不然適歲夷首作授早魁為災是役
也伏慧劍以斷妖氛走竄蛇以揚風雨倘驄馬觀風
對帝意乎黔火傳世階公聞而拜手慨然曰予有五
羊之石可作貞珉遂鑿之以紀時日

曹溪寺記

連然金方螳川寶地蔚為名蓋實曰曹溪衛六祖之

雲席分一勺之法流逸乎遠矣原斯地也有異境焉
伏流吐泉潮信日三存至科益塵刹周二爰有金醜
號曰泉神卜其出潛定為潮候林木鬱蒼人境頓隔
旁列洞穴名宇窅窳禪棲影息時翔歲集松籟鳥嘒
旦行夷山之音風柯月渚夕港龍湖之境彈木斜埃
陶鑄塵想賞洽旣拜纏疴用珥相傳此宇在昔盛時
樓殿撐天梵唄沸地福田連阡歲八十鍾香積食指
無慮近萬而以烽燭銷其記薊苔露蝕其貞緝并使
日月湮於往劫名氏墜於初日惜也乃嘉靖壬辰釋
子道成擇孟夏結大期矢冊誠弘勝願爾時雙林五
衆附影成羣遂葺廢燼以取新存什一於千百祖燈

重擡法鼓再朗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宗風迥其歸誠
亦良苦哉升卷子流戍滇陰遺情繫表師地斯表蓋
數晨夕因其懇請而著茲記垂後觀者俾勿懷焉

高明何有庵記

李元陽

高明之東有嶺雄拔頂如偃月者秀嵩山也其南一
峯曰小秀嵩蓋覺空禪師得道之所師與其門人姚
本峯秦本悟楊本帖輩置庵曰何有師為州之楊林
人姓周氏法名道心不食五味人又號之曰白齋師
初以捕魚為業一日感泣剝落為僧後入此山誅茅
小結日飯一盂米三蔬七貌瘁骨剛人不忍見既三
五年豐腴如舊名僧善侶從者如歸千耗大夫過逢

訪訊咸稱有道師平居於事每前知初年嘗預為其
徒言之久則請問者衆因不復言初不識字既而妙
悟徧深內典尤喜圓覺一經余嘉點蒼山下日與名
納道士追逐溪雲有師之上育日節天者在儀鳳山
下閉關閱戒歷四年如一日余甚愛之渠以建庵碑
記見屬余夕暮大師遂為之握麈按狀庵跨高山前
為樓閣奉彌勒像後為觀音殿左為茹藍殿右為祖
師堂全碧丹堊在翠州碧瀾之上左山為播尾凡三
顧右則海子三隱三見愚謂智者居天台竟成正覺
慧遠居匡廬火啓蓮宗於世人能弘道地亦佐靈愚
昔路出秀嵩堂恠茲山之勝未發孰知草木食有

聖人足徒深潛其中手記成附辨香遙寄師席異時
布襪青鞋寺門抱月者非他人也

張純

感通寺記

洪武壬戌天兵下雲南明年取大理大理蒙段氏皆
白人其俗尚釋段氏有國用僧為相或已任而更出
家故大理佛教最盛而僧之拔萃者亦多收附之初
梵宇縉流悉獲安堵律師無極能知性學兼通詞章
歲癸亥率其徒入

觀山大懺試以詞賦皆立能屢寵錫之暨歸命為僧
官持狀詣曰城西南限十里許有蕩山寺又名感通
寺相傳漢摩騰竺法南歸西天入中國時所建云

李成肩賢所建至蒙氏時有僧趙波羅更葺之元末
兵燹而中殿世尊火燬下及後殿武威公感其異因
舊址構殿華飾有加焉中殿之後為大藏北有香積
南有法堂無極居香積之北曰白雲方丈其餘芸房
花塢景之奇勝不可枚舉又一事最為靈異寺初成
日住持焚香默禱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飛來奠於位
卽今大雄殿未燔之佛也予曰寺之得名豈非以是
寧異而稱之乎能感則土宜為神奇不能感則神奇
為土宜學佛者知此請真空之境如在給孤獨園蓋
不止飛來而已無極名法天受法於海印海印受法
於斷崖斷崖受法於高峯今文瑚文燾文齋文彥又

無極之惟肖者也所奉

御製悉刻諸石然則茲土尙國洪磨加於諸方其祝
登以報洪庥庶無止極也

重修崇聖寺記

吳鵬

南中梵刹之勝在蒼山洱水蒼洱之勝在崇聖一寺
雲密萬因鏤銀灑翠峙於其後碧波千頃蓄室停膏
潄於其前層臺叢閣緝殿朱樓接蹙連幢文輝萃影
與晴嵐暮靄掩映蔽虧於松杉梧竹之間令人一望
而神爽飛翔倏然有遺世絕塵之意寺門三塔亭亭
玉柱道上千雲此襄中之僅見者也危樓鴻鍾聲聞
百里塔頂有錢記云貞觀六年尉遲敬德監造元世

祖南征駐蹕於茲勅酋長段氏重修五百年來額此
殆盡即人孝內翰中谿氏率子弟罄家貲竭力與復
蓋自嘉靖壬寅經始至今癸亥乃得訖工凡三閣七
樓九殿百廈其位置之向背基砌之崇卑片瓦寸木
皆出孝公之擘畫釋茹殿之九楹為寺之主殿殿主
之後曰現瑞曰昆虛曰極樂曰龍華皆梯磴而上偉
麗深窈巍巍金像互相輝耀繇左之瑞鶴門而入則
有下二仙幌天門清都瑤臺玄元三清之境旁出則
有斗母三元玉虛之宮殿若之臺繇右總持門而入則
有般若華嚴南泉圓通兜率大士雨花諸院至其最
高處則有月波樓艷雪臺焉此寺之大致也孝公勤

勞首尾二十餘年暑笠雨簑會無倦色蓋至是而蒼
洱之勝始有歸宿之地矣微李公則山水有遺憾焉
昔唐太纂十道圖以潤之棲霞台之國清荆之玉泉
濟之靈巖為四絕若較其形勝恐四寺所不及也惜
其僻在兩陲報憶鮮經騷墨寡及所幸挺靈鍾秀得
若人以發揮之茲固造物者默有意於其間矣余昔
督學南中嘗與李公同遊賦詩秉月而歸至今時或
夢見適承書來致余作記余掩書回首不覺洒然如
執熱者之濯清風因瀹茶剪燭遂紀昔年所見與今
所成就之大畧以為寺記云

瑞鷓觀記

楊慎

點蒼山應樂峰之下三浮屠之次有瑞鶴觀者本宗
聖寺之遺址寺在唐貞觀間為屋千楹既更朝代存
者無幾

皇明嘉靖間郡人御史中路公元陽始經營之盡捐
家資興廢補故數年之內殿閣樓廡視舊有加乃大
建齋醮以落之齋之初晨祥雲彌天竟日下減師堂
端炬下火而燃聚魂之處神旒現形雙鶴翩然集於
殿脊老幼嗶呼頌之乃隱衆謂天貺昭灼宜復舊觀
公遂庀材鳩工擘畫位置中建上帝閣閣之四周白
石扶欄以嚴臺級後為玄元殿又後為三清殿各有
翼室以處羽流左為二樓曰羣儂曰青華右為二室

曰監齋曰鉢堂前為橋池橋前為四聖殿為三門門
外為六師堂堂下有龍虎門亦各有廡以備法像在
左右者曰師真曰真官在左右者曰文昌曰神虎北
出三殿為三官為斗母又北為三簷閣以蔽虧踈
上奉真武下安靈官閣左為臺樹曰望儀閣觀聖像
類多瀉銅塗金間有塑者亦出良工之手瞻者莫不
起敬先是公夢神人三十六於雲端下大木去地丈
許懸空而止及規畫正殿相度高卑累十丈許乃得
架屋果與夢符興建以來工大費鉅力盡一家資整
累世弟元春供億擇振元期躬親炊爨元和奔走先
後諸節書計工作而酒漿饋給出於閭閻者月無虛

日勤渠二十餘年曾無厭倦落成之日大守鄭賢題
其額曰瑞鶴識景貺也觀工既竣寺亦復完重樓傑
閣互為蔽虧金碧丹堊交相輝映鍾磬鈴鐸之聲猶
如也袈裟羽衣之衆襍如也鬱鬱蒼蒼令人欲去百
事而老其中公一日招余來遊因以碑記見屬余曰
古之達人往往捨宅為寺余家在千里外自憐不得
與公結香火社以老此身為憾耳因操筆而嘆曰夫
有形勝而無塔廟則登覽之興不成有亭榭而無湖
山則綿遠之觀曷索况祝釐保境必真百靈利物化
人莫先無贊公之所以為之而不倦者意其在此乎
公文章氣節卓冠一時宦轍所經澤流百世日昔劉

更主博學之宗而作列仙傳顏清臣忠義之士而好
言神仙古之君子思欲脩然遠遊卻立垢氛之非常
託赤松丹丘之流以自見其志嗚呼吾於公而重有
所憾矣

重修弘聖寺記

前人

城於蒼洱之間者大理府也漢晉隋唐或名一州郡
或名雲南郡或名建寧多至不可勝紀漢書注謂邪
龍雲南者是已邪龍一名羅刹能為變恠以厲生民
在昔觀音大士以正法勝之閉羅刹於崑下古老相
傳卽今上羊溪洞門宛然在焉羅刹既伏因作淨屠
以鎮之在城北者三其寺曰宗聖在城南者一其寺

曰弘聖高者五百餘尺次者亦不下四十尺蓋寰中
浮屠之鉅麗蔑以加矣在崇聖者有塔頂鐵鑄故識
云貞觀尉遲敬德監造在弘聖者或曰周昭或曰隋
文莫詳其始蒼山溪澗在上城郭人民在下秋水時
至今汧洶湧城郭時以無恐者四浮屠也弘治間南
澗出恠物湧水高百丈然如雪山至弘聖寺勒留久
之然後分倒而去人以為浮屠之功其水勢雖分然
比例入城者猶損數百家向使不分滿城皆莫甃矣
正德九年地大震城郭室廬仆闕無算獨浮屠無恙
崇聖中塔初亦折裂幾頽司自後復合如故豈非神
力哉昔隋文皇帝方隱約時遇異人以舍利一掬遺

之曰以此福蒼生後周大御隋文果受命蓋詔分舍
利於天下八十二州大建浮屠弘聖其一也然則浮
屠之陰翊王度福利蒼生其來久遠若夫大理之塔
與城郭同休戚是尤不可不崇脩者惟智士仁人為能
先民之憂而憂吾於中谿孝公見之公起家史館以
文章間出為御史以風節聞三更即邑以遺愛聞蓋
海內先童走卒皆知公名其所自樹立於當世昔人
人類能言之歸田以來盡捐已貲重修四浮屠于凡
山川舊觀一洗而新之以至橋梁道路濟寒救饑之
事知無不為貲已罄而施不已老將至而心不懈予
見其自壬寅至今二十年間曾無一日輟也人或謂

公太芳公竟不歇旭而出郭暝而還象風雨不能為
之阻往來溪山之間吟諷終日晏如也予聞之師曰
君子以化利為樂人見其化人利物之勞而不知其
先人後己之自樂其樂也予旅食憊南路出蒼洱每
見四浮屠與歟雪秋嬉爭為故紫威公之志大有利
於斯土也因為四浮屠以見其人云

無為寺記

本朝汝南王

葉榆多名山紫城西北有曰銀溪山者蓋蒼山名峯
之一其麓有溪出自峯之北崦其濶約二十弓許東
流入洱海寒泉清冽可飲可濯時雨作晴飛瀾走瀉
冷然可聽溪之旁多秀石香草翠肌而玉脉碧葉而

金花好軒者住注取為軒憲之玩跡溪而入榛莽蒙
翳路若窮然思欲迴復忽聞絕壁峭岩之間有人聲
知為幽勝之所遂披藤捫蘿且歇且進歷幽壑躡石
磴降然若飄浮騰則身已在萬頃雲上矣流盼容與
愈進愈佳松清響空蘭飛襲人乃忘其向之疲也行
可數里兩山豁然竒秀迭出有龍象之宮數緇衣導
余以入燒枯松煮寒泉有名龍苑庵者攝於風篁雲
木之杪海霞島雲未吾目中天風虛嵐牽衣紫髮余
卽床知缺對僧無語不覺時移而夕陽在木末矣余
樂安佚愛清潔故自髫歲已挹塵表之想以時多乖
不克卽遂重蒙

伯父皇上拯余於萬死之中置之極安之地心怡身
禁故得探此勝事亦足以恢素懷譬池魚籠鶴游泳
翱翔於巨壑青冥向之所謂潔清者其或庶幾乎噫
蘭亭不過右軍則修竹蕪於榛棘清流混於汙池矣
是幸也使余不記其梗概則山中秀氣湮沒於遐邇
將來豈不為雲林之愧歟

袞梁寺記

李元陽

雞足山為佛弟子大迦葉波入定之地大頂下石門
千仞卽其處也藏經載平陽僧法顯入西竺求經踰
蔥嶺而南備歷艱辛將至雞足山路遇老人龐眉偉
貌不悟其為神人頃有一沙彌至法顯始問耆老為

誰吞曰此頭陀弟子大迦葉波是也此至迦葉門為
大石所橫顯流涕而去卽其事也今山在滇葉榆澤
之東為賓川巨鎮歲元旦四方咸覩人以萬計未至
石門五里許有寺曰袈裟殿謂迦葉守佛衣以袈裟
勒故名遊人至此騎者止徒行者息饑者待饗渴者
湏湯然崖傾屋狹置炊無所容頗病之即守阿君捐
貲鑿崖拓地為殿為樓為門堂為厨湏至陶甕作旨
蓄出於御容於是賓至為歸遊者日以襄嘉靖丁未
十月賓守新泉朱君招余未遊坐客則大理賈文元
楊浞韓晨張文璧董難吳懋揚正秦世道暮賓則孟
縣行譽羊容王遠是月秋高氣晶容歡未罷元慶沈

石索記遂為之書

智光寺記

徐穆

海水置縣與衛同城稱叢邑附郭有智光寺世代綿
遠永樂初稅瑤山壽因榷採之利斥地構崇增修萬
培規模壯麗盡蒼洱無比蓋亦其時之可為也歲久
日就傾圮殘椽斷碣僅留為遊人歌舞地則濫觴何
極非此方一大缺陷乎幸上官楊淇與衛弁王弘緒
等具有悲心佈金孤獨而下佞亦彈指贊嘆助人以
言故繡柱瑛題瓊宮緝宇一如舊制而連甍畫棟堅
審視昔有加百丈金身儼若臨我初寒暑雨屢著靈
應左翼觀音堂右翼毘盧殿釋子焚修於中晨鍾暮

整不至鞠為茂草後繁轉輪閣幾作勞薪童子投於其上今吾轉轆轤僧過此開口便說

帝道遐昌佛輪常轉津津而去誅為快事經始於壬戌夏落成於癸亥秋庶民子來誰非西方聖人神道設教之明效歟曾聞初者難為功因者易為力其實山監席富庶之餘人情近古猶可動以禍福今世錢虜若欲其割可愛之金錢為

國祝釐為一方造福有撒歛羨我不智矣可見用財今日較少而課實較昔更培雖萬物會歸磨滅爾善信男女自有不戒者在也但不佞猶有說焉人情入廟則思敬故陳牲奠醑尚懼以下度蒙護劫佛非血

食者比將心奉剎塵自不宜以舞衣圓扇作周緣為
聽法王經又不宜以蒲袴撒盧為豪舉欲為藉草遊
自有憑高眺遠可恣笑傲或不必空王殿矣下然豈
前後疲於津梁者盡屬茫昧已耶

重修指林寺記

郭登

雲南古邛閣國隔越中夏萬里餘而臨安密通交廣
南望車里八百諸夷前元設宣慰司領之實則羈縻
而已

聖朝撫有萬方無遠不服而臨安遂為邊徼重地洪
武辛酉始立城郭廬舍徒大姓實其中罷宣慰司置
府設衛文武並用復立僧綱以領方外之教舊有指

林禪寺傳為趙宋時其地荒寂多林木居人旦見一鹿止於中因率衆往捕踪跡無所成一異人出曰鹿處此非一朝夕汝輩欲何如言畢不見衆驚以為神相與立祠祀之甚著靈應元真間郡人何文明始建一殿二塔以為修息之所後取前人事書指林二字扁其楣歲久傾圮永樂丁亥都綱德海領教事奮志葺之功未半而入城今柱持溫成師者世為魯人太傅黔國沐公寔奠南服以成師為宿德因命主席於此師始至遂謀大之於是儲財計費必底於完微不數年正殿兩旁構二小殿左立藏經法輪右塑地藏及十真官像前又創天王殿周垣廊廡無不具備又

復以南狀鋪置田三區以畝計者百數用資日費成師之心亦勤矣哉正統癸亥時麓川餘燼未滅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復奉

命往平之予輩數人寔備將佐以從公命予率番將騎都將軍一達等數千人來鎮是邦始至假館寺中時成師年踰耳順蔬食菜羹淡然無欲請予一言以記始末嗚呼佛氏之教行乎中國為其徒者下廬而居不耕而食不以奉身之物累其心而求所謂空虛寂滅而已迺華宮室豐儲積而沾沾自肥不翅登壑斷哉今成師下戒其所無下私其所有凡所贏餘卽以興廢補散率其徒朝夕共敬以祝

聖壽祈生民是則可書矣為之辭曰

帝莫九維表萬邦兮神道設教妙無方兮玄默無為
垂衣裳兮起虞執唐躋羲皇兮東西朔南聲教彰兮
山梯海航紛來王兮有溟臨安渺天末兮惟官吏民
法有章兮於變時雍庶績康兮

帝德蕩蕩民無名兮漑洽於幽闡於民兮神職效恭
謹趨踰兮先天弗違特雨暘兮有卓梵宮烜輝光兮
弭災徼祉我民望兮佛惟有神民有慶兮默相厥功
昭嘉祥兮像法不壞翌世昌兮朝斯夕斯敬以將兮
仰彼昊蒼戴我

皇兮億萬斯年壽無疆兮

香林寺記

陳晟

臨安城北二十里有山曰香林寺相傳昔樵者見一
茅廬有僧居焉問其來曰自楚而蜀抵於南溟山川
風土靡不周歷未有快吾意者今至此林異香馥郁
景物俱寂是乃樂道之所止也故縛茅而棲樵者曰
野處獨居怪禽異獸縱橫於斯可乎曰狼狙與隣虎
豹不驚打山掬泉而飲山居之所樂也然耳不接聲
目不接色寵若不驚得失勿恤樵者歸語諸叟善者
悉心歸向旣而達官士夫為樹寺宇卽香林為名時
元至正初也洪武辛酉

天兵南下寺殿兵燹正統庚申指林住持溫成採葉

中至山引領四顧疑有靈蹟詢諸山人香林之址也
成遂率徒慧照募緣鳩工刊山以展寺基住持慶勝
券於舒忠輩施財助工不踰年而殿像一新募置田
畝勝入戒今慧明上人雕造衆像重加修飾山下溫
泉久涸忽復湧出明慮其無傳丐予又勒石以示永
久噫名山佛刹如曹溪潛山虎丘匡廬山因寺而名
景因人而勝茲寺遠隔城市僻處幽谷使無溫成開
創慧明維迹亦混為荆棘草莽之區虎豹狐兔之穴
矣安能建大招提若是哉慧明心印內證威儀外肅
如孤雲野鶴無入不得惟此上祝

聖壽下來民福為心可謂有佛教之遺意矣

綉雨天寺記

譚繼統

去城西二里而近平疇之濱小巖孤出為團山木不拱而石亂歷祇為牧豎樵光竒跡而里人未之竒也頃一二善知識謂吾郡四郊有叢林惟西郊闕如非所以表山靈也衛帥吳君國昌乃選勝茲山見其面而束青龍潭鷓村兩河如隻龍蜿蜒入其襟帶背負煥文特有紫氣一快地也遂寺之然計費當不貲匪獨力所能辦去山三舍蒙者曰雙橋翁其人以質直聞乃召而質之曰能為我分一臂力翁直下相承二三弁紳相與佐贊成大因緣于是括山之足構門三楹構級而上山腰構閣者一四周樹以石垣諸玉木

覽堅之費大較吳君三之雙橋翁二之而衆善信之
檀施僅十之一也閣既成丹堊宇舍之繡土木上則
單供大士下則並尊諸天亦稍稍稱小祇林已閣後
大有隙地第無人承其勝者吳君後召雙橋翁屬之
翁慨然發希有想曰若農積歲月之藪以有此崇衣
食之無幾念有以敬之孰若以之奉佛乎也後敗爰
役一切諸任毋以煩我里閭遂自構大殿三楹費其
餘力造能仁丈六金像及圓通妙相慈氏應身遂添
內郊一實地廢幾與三山並雅繼統以俟事迺里翁
遠遊其地因問寺名翁曰西于五行焉金蓋萬寶告
成之域茲山適當其方故以稱焉程統曰唯唯否否

夫寶刹新開佛日方旭政借光明照十方願以西山
崦嵫為夕佳乎哉佛在西天獨稱極樂請頌之曰西
天凡遊於其天者鼓腹繫壤為治事之樂農即西竺
之活佛寧渠過是翁曰吾農家者流歲時伏蠶卜水
早問風雨穠蓄而斬祥者往往竭履而趨焉知其有
至樂無有哉維統曰西方假地也佛假名也梵殿幻
住也莊嚴幻像也從無成象即佛即心何域非西何
人非天乎得佛之心而尊其跡凡緣境以好修總屬
福田尊佛之跡而昧其心縱破却而為施竟非善果
我翁于跡既尊于心不昧得之矣家封公願令小子
盡記諸翁遜謝家封公固令未已維統報為紀其大

都如此雙橋翁氏李名培

水月寺記

塗時相

石屏吳龍湖東而有村曰白波中峙一島周圍可四
百步許屏人鮮有知者萬曆戊戌歲臨御袞會幸然
借土舍楊浩泛湖登眺久之遂命丹青寫其狀獻之
即守蕭侯侯覽而奇之曰吾吉山川在字內稱奇絕
詎意屏湖中亦有此佳境耶於是僑寓白浪劉某等
皆吉郡人也相率庀財鳩工首建殿庭各三楹又次
廊廡禪樓前後亦各山門三楹爰題名水月寺適有
更張拱辰者披剝持券造佛像輦之來寺寺傍隙地
可植可蔬尋賃村夷鑿池浸灌綠堤奇花異卉芳香

擊人鳥鳴而增繳不加魚遊而網罟不及人居福地
物適性天與此足為二樂侯又慮百年中墜度附近
陂塘壑鑿出湖田若干畝以為常住仍廣招僧衲責
其修葺以善將來乃走跡號屬余為記余閱其圖說
輒欣慕往觀之宛如太極一圖中央圓滿數善產而
左右龍虎崖壑各六若十二圓覺萊山削玉若護法
禪王外五瓜諸山周遭遠挹如金蓮布地所謂西方
淨土而南海普陀者非耶願余竊聞如來月印千江
之說有味其言能湖滙積螺髻織浮皓月澄波色空
相映伴遊人遺塵慮而居昔定禪心暮與佛氏真言
相印澄蓋冊青所不能圖者寺名水月不亦宜乎余

襄陽洞庭登小孤見湘君海珠料此景未可多得第
安得遊天外風波夕住此山與會公共登巖若以結
此善緣也重蕭侯之請敬紀其勝集云

重脩湧泉寺記

王景常

踰滇以南深淵絕壑惟通海為最勝環通海數十里
峻巖遙峯琪樹琅玕惟秀山為最勝據秀山之奇為
浮屠者三湧全為最勝蓋湧全弘路絕巖上涵天光
平俯諸峯下瞰巨浸城郭居室之盛山林島嶼之蟠
蚪晨鍾暮鼓隱隱宜在天上也若其蛇壇扶輿網緼
穆輶出入眇忽四時昕夕雲霞嵐霧盪摩曳擊與松
風蘿月爭光霽真諸天兜率之宮豈人世之所有哉

初僧鐵牛之大弟子月智遊東而至天目見新岩得
衣鉢之傳歸而開叢林于雲麓暨東崖肇創淨金寺
於山巔其弟子聯山實守其傳元元帥述律杰為文
刻諸石斑斑可考其高弟子慧庭嗣有其宇博極經
秘天振宗風一特緇流西自叩竿北自越喜昆明莫
不鄉風慕義叩首歸命自時厥後法益密律益堅增
其耀靈號為溟陽大刹歷劫既久龍象亦逃泰極而
否兵燹繼之樓閣頽圮金碧無跡松栢催折祥光下
降其徒鏡函發大願力矢辭諸天曰所不能紹復先
緒淨脣更始有如白水齋志不酬凡幾半會

天朝德化被殊俗乾清坤寧燹夏胥慶于是飛錫天

帝闕拜天人師有肯罷錫裝袞賜遊江浙諸名山閱
回羊歸始克成前志乃遍禮公侯士庶大檀那得贊
金凡若干緡鑿乃苦心勞力殫志竭慮鳩工發帑一
毫不以稜諸已東撐西柱易棟更樑元措大殿殿成
凡湧金門即聚亭西梵堂明元庵凡舊所有率皆新
之舊所未備今率落之廡庠庖廡靡一或遺凡為楹
若干為工以日計之凡若干既成山若增而高海若
濤而深天雲下垂萬水皆立神用盛矣乃命徒喜顏
乘謁記將勒于石以垂永久子嘆曰自有天地三五
繩繩夏后商周繼以姬孔道備矣而今通祀於郡國

者惟夫子而已乃僅見其一大雄氏以慈悲為教而
祀字被海嶽豈其徒力能致之抑亦有為之變通而
神之歟為吾徒其謂斯何或曰自其以善惡恐人
多歸嚮之或又曰彼以神通善幻故眩耀若此殆非
矣天地非木大也然為壇滄天下惟一而已雖祀典
祭法立其一曰法施於民然上下有制非民可得通
祀也制自夫子立也彼大雄以兼愛為化無間上下
民利其欲故上之人亦從其利而導之矧其徒皆歸
於儒得以庸走果神而變通歟子觀慧庭恃極經秘
必光其宗鏡涵發大誓願以壯其業亦儒者恃學力
行之似者昔其本二而不統也何非有過人才識安

能得梅檀寶蓋照耀於中天哉於戲此予之所必有
感於使者歟辭曰轟轟秀山控制滇南上摩空濛下
壓書陰蛇壇塊北肇自鰲極崑崙兩戒發於西域雪
山以東岷嶓以西正氣迴幹與天俱齊雲面會辰星
土有戡井鉞參旗胚胎凝結神高鬼鑿誓為寶林旣
悔於古聿彰於今相時鐵牛載扑載斷暨於月誓曰
卅日鑿東崖矯矯雲山之椒湧金有殿岌業層霄維
爾聯山爰究爰度無替成美燈光續續迷律有文鐫
諸堅石涵弘演肆光被南國一時聞望歸於慧庭守
道不二觀於厥成丕忝相仍龍象斯遯景光颺舉平
級顛陞荷欽鏡涵志行真堅一鉢一錫萬里朝天遨

遊名山年月四春耳濡目染心曠神怡松枝南指飛
錫聿至賞金泉湧棟宇山委遂殿寶林遂開湧金遂
亭積翠盪軋陰陽金榜玉輿龍馭象床蓮花寶坊華
蓋霓幢凡昔之廢今悉渠渠凡今之構皆古所無煌
煌金碧炫曜南離匪我之力惟神之為於威休哉無
墜厥初有永其承利及海隅秀山倚天通海澄波百
千萬劫石泐無磨

重修清涼寺記

張西銘

按佛氏經有華嚴者云鴈門即之山曰清涼卽五臺
也歲積堅冰夏月飛霜五臺巒出像五髻然唐僧澄
觀居之號清涼國師所疏華嚴經號清涼疏而通海

秀山華嚴亦號清涼者則非經見舊志下存而斯志
又皆缺而不書名昉莫之究焉周山寺凡有五曰滂
全曰慈雲曰妙高曰普光清涼居其一每峯巒一置
寺一建焉豈以形勝彷彿五臺而名之抑取釋氏謂
人世熱惱而出清涼法以變之者以名是未可知也
傳聞永樂中僧性老者嘗為是寺住持當是時廣殿
長廊翬飛雲構山之章而前者若屏負而後者若程
高而平者為陸階而下濕者為池旁圍而左而右者
為宮為坊蔚然而林木茂雜然而幽芳馥徒欄俯瞰
碧蘸湖水中其為清涼匪直福地境界乃爾也繼此
無所事時寺既沒毀而景亦變遷屏昔塞而程者類

陸者禘而池者堊與宮坊焉以園者殊亦偏矣於左
若右也荆檜栢比栳為丘墟湖波朽漫適足以殿定
濫爾焉所謂清涼者耶歲成化戊戌普光寺僧淨宗
禁足山居者凡二年日事樵採得遺址于慈雲寺之
上誓欲興復顧費不貲時厥父師名悌悟者方妻麗
江府幕仕就謀焉父聞之逃吏歸釋祝髮於大理之
雞足山並受戒持遂歸為募緣計求穀粟金帛於富
貴之家有差除穢蕪荒尋斷礎於叢薄拓廢基於瓦
礫土木間作規畫百出正殿構於中者凡三楹而軒
數如之旁翼以廊前啓以門建夾庖漏之所委曲悉
與繚以周垣像以繪塑金碧輝映後先相望而丹堊

錯雜巨細攸宜工肇壬寅春訖於己酉冬凡八禩始
落成繇是屏山前章程奉後負底陸於原潞池於濕
惟宮惟坊胥左右焉章日以矢木日以喬湖老浮碧
涵浸倒影仰登俯臨不啻據方壺而凌弱水與滂金
諸峯仍列為五遠瞻近眺秀山之景物復焉嗚呼斯
其釋氏之致然否歟抑人心感激自歎興厭廢歟抑
亦修復之從事致力歟使分人國之事者如是將無
行之不可復也何宗周之廟悲興禾黍而晉宮之閔
不守銅駝哉否則釋教人心皆有於昔而清凉臺寺
獨優於今是必有所致也矧夫各田以飯僧而斲金
以為供佛之具聿修於新非有所致而能然乎事事

之力不可以不然也其謂毫光東現於營修之始日則釋氏之所謂幻化者吾弗知也夫為釋氏徒而佛寺是與侍悟輩知所尚矣

崑城如是庵記

秀山湛堂師來臨安結庵白塔下曰如是來來有轉語吾節其所能而語之曰汝之道寂滅道也汝今有是庵有是身且汝不得有庵焉嗚呼然有其有而如是之將無其無而如是之亦在有無之間而如是之皆未免有滯疑處吾懼汝不得而專之也汝不聞世之都大位享萬鍾祿下以為泰絕搯羗牖不以為僂在彼亦一如是或汲汲焉極金珠犀象而黜黜或蓬

華整潔而赫赫在此亦一如是權魯未訥將亦如是
押園鈞距侮權諸以衆主誦亦如是以求得幸屬威
生當醒醒矯矯靈同亦如是等而推之三三之天九
之宇蛙蛙醜醜之痛鉅細亦如是莫天於冊莫壽於
殤生死亦如是而爭此名也引以四大假空之身有
甚於衆生者乎汝欲專之其可得乎汝今一念湛然
跌宕凝寂起於聞而無所聞起於觀而無所觀能無
所聞如是可也能無所觀如是亦可也能無聞不能
不觀則是其所如如其所是是如了如如是何者為
如是何者為不如是始於一而極於三千大千施
無窮生於然而括于神通悲知立施之無窮如是云

何曰未也夫既有始則必有終惟其有生亦復有滅
至於無始無終不生不滅是謂真如真是是如汝得
而專之者也是又是非汝意乎然則衆生不如是也
審矣蓋寧為彼而不為此也汝又不聞乎汝佛多能
而善幻非有生不能知如是矣至安能悟有生之空
以起乎無所之外以同歸于壞爛漸盡而後已然非
吾苦心操行者不能也嗚呼吾之所聞又有大焉有
生有死者夜旦也貴賤壽夭智愚賢不齊者天
也衆皆如是我不如是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此
聖人之道也以彼之能錄此之道非有苦心操行之
難也知汝之如是而不知我之不如是者感也豈下

可致也夫系之以倡曰如是復如是惟其不如是所以能是是求彼世間人上下不差忒卽心得其性無間泯與滅汝惟如是觀念念不生疑若隋輪迴中是無窮極處慧日在中天慈航在苦海捕風與繫影以是苦馳騁何以得其常有心乃其度若惟無心者道義無所指有心與無心機鋒一彈指似是無其是如是不如是猶如大明鏡物物無下照物物無不明明照滿世間在在破諸闇大道本無岐愿證有心法恒作如是觀

平南寺記

王 溥

子來守楚雄省方問俗見鳳山之右有高阜巍如突

如蜿蜒抱負於洛西曰山佳哉父老進曰哉寺塢也
昔孔明駐節時廉即人奉佛遂罽浮屠於西山芝巖
而創寺顏其額曰平南意將以空化執以福利化貪
以地獄化頑悍耳民庶畏天威習佛教少有違獲者
必相率斥之曰汝不畏諸葛公乎歲時詣寺稽顙祈
祝虎水旱疫癘化趨馬頰有徵驗此之規碑

聖祖命袁都督義來分鎮義以南山這郭上請展拓
之而寺適構峙於新城西矣袁觀兵樓櫓觀苑宮而
竒遐想按古算而定今議北望嘆曰我

主上神聖越今古授西域僧以佛子法俾因俗而治
通道荒服孔明寧無翊贊於千載前哉往迹可尋勿

今稍地廢乃出金徧民葺之凡遇慶賀習儀於殿墀
錢古訓留題云為祝九重

天子壽落成曰太梵王宮至今百八十禩民物阜饒災
異殄息者固

皇仁遠洽亦茲山鎮氛幹運之助矣正德間主僧失
守焚燹無遺礎今兵荒間作敢起建復予呀然曰有
是哉

聖朝禮樂刑政融洽宇內願需佛法哉父老懸曰昔
如來慈悲濟度法雨遍潤於四大部洲而英雄去印
度為最近靈蹟時善知識代有其人即阿難名壽
婆羅命潤可徵匪誣是以印民錄信而生解修因而

讓果者率以此明府見宰官身為一方福德主幸俯
遂因強予迺訊之大夫士稽之於地考悉符父老言
苟可尊民為孝者固不徇於方類而名園興廢做洛
陽盛衰蓋亦平世勝事也姑從其請迺普民揚宗保
留僑僧皆厭羨緣以創其規旣而戒僧海澄悉力潤
飭之庀材鳩工陶土範金倖不俟勸財為梁榦不幾
時而寺復厥舊設像繪壁殿門軒廡完其乃雜蒔奇
花多植嘉木以凝唐匊而檀越諸人捐常稔田若干
畝海澄出已貲置田數畝以供僧膳予復像接引佛
於殿之前高亭以覆之琳宮聳翠緝宇凌霄竇樹園
煙喬章拂日守僧朝夕具威儀誦經呪祝

萬壽鐘鼓之韻遠徹郡齋予每聆而嘉之郡士喜復
孔明之遺蹟登覽者咸向往寧靜澹泊之致若漢楚
之雲集種善因者殆難悉計意是寺之復信郡中勝
事也以祝國禱而撫愛君之忠以壯形勢而增禦侮
之武以導民俗而翊其從善去惡之情具茲三物雖
不出於孔明而孔明之徒所必建區者民輩復未罔
詎予曰若之復寺之意乎佛像接引欲引汝於善也
明倫於察卽奉法於利導憲度以持戒循信義以為
定矣風郁而慧光生豈羊屨而福田種俾楚為西南
一極樂國則我崇之墟卽印度土民之身亦如耒南
陸采象犬平不難矣是復寺之意也

真覺寺記

滇池西走六驛有即曰威楚東北五舍谷深山入長
谷有巖井取雄於一方以佐國用資民生厥利溥也
井西一里許有山曰萬春騰立屏峙聳出天外萬山
連延束龍江之水路虎嶺之麓巨百峽空居人在山
谷間惟萬春為勝處也延祐乙卯僧曰君山昔泊土
之蒼宿相與議謀曰吾儕介于裔夷叢用絕傲尙縣
官之麻山澤之利食土之毛皆帝力與佛造也可無
報乎於是捐已資集衆力建佛宇於山之陽名曰真
覺禪寺即萬春之額以祝萬年之壽也殿寢堂與橫
山跨谷位昆盧遮那佛報化佛文殊普賢之像古有

選佛場左有梅檀林前有接鍾樓後有度經閣法堂
方丈齋廡庖會塔砌圍髹形點丹臺煥耀金碧荒遐
僻絕之境見茲亢爽夫誰不喜也嘗謂夫佛法入中
國千餘年來華人尊崇之謹猶一日也遠而至於殊
方絕域之外又至於深山窮谷之間人跡所不到之
地亦奔走崇奉如是之篤也嗚呼我佛以平等為性
以慈愍為心以淨業為幻以寂滅為樂以五蘊為空
以三歸為戒導人以遷善去惡明心證性如斯而已
不知者以為其言宏闊勝大以生厄禍福動人則非
西竺之旨矣雖然西方氏之教慈矣而西方氏之律
則嚴也顧其善惡因果之說往往與易書合容或有

不可誣者蓋人之生稟二五清濁之不同有必強戒
自持致正其法身者又有以十業自矜以淪於外道
者豈非善惡之區別于冥冥之中昭昭之報猶影響
然予嘗謂世人莊嚴佛身頂禮佛足嘗範金雕木矣
庸詎知明心證性固能成佛之妙也明心證性者啓
為善之根也範金雕木者皆有漏之因也君山執行
峻潔弘揚於聖教兩亦嘗慮及於茲乎其刻斯文以
示南人南方崇信浮圖甚至庶幾因教生悟人知嚮
方有遷善而去惡者則君山總持創建之力也

玄武觀記

蔣宗魯

中和山玄武祠嘉靖庚戌冬所勅建也元以前有寺

用公安觀曰高真山自宜良蜿蜒至此結二帝臺左
右層巒環若旗鼓後枕尋甸山海迴繞嵩明對幕趙
昂丁未歲奉七檄耒顧瞻徘徊欲改其巔衆謂工有
黑麕樵採所禁昂曰毋恐遂往視之曰龜蛇成形神
仙窟宅也昔聞太和玄帝常有黑馬巡山茲獲其驗
歟少頃帝見像中率之項昂乃率衆羅拜咸願卽其
上開山立宮事初就緒未幾以老去命其子主員趙
應鵬曰不即工勿歸鵬受命惟謹竭力儼功於是自
黔國以建士民聞者各來輸助用益加饒唐申魯奉
奉

命來撫是方鵬已增建棹楔者一天門者三宮觀者

二予捐俸鑄金像於其中侍御台山孫公亦贊成之
壬戌三月鵬將吉歸致父命衆懇予紀其事念予弱
冠叨入仕籍建令二十有五年母太恭人海感冥庇
辛亥冬備兵臨安夢帝賜旗七星幸平元江之變通
昔戡定東川威帝力也光思忠思孝計階北正謁祠
告虔時龜蛇見雲端風捲黃幡飛揚天表衆皆異之
謂魯世受帝恩罔極矣魯罔不敢私神福亦烏容以
不文辭粵稽

高皇帝平定海宇惟帝默相壹建廟祀於南節

文皇帝肅清內難惟帝純佑特於太和大山建宮祠
復於北都建行宮我

望上敬天法祖玄應屢昭特遣大臣重葺之海內臣
民益加仰慕溘在微外並寺莊居水旱疾疫有禱必
應帝之揚靈顯於邊徼者與中土同不啻石刻無以
騰神功詔後嗣帝以虛危二宿之精降臨人世感召
天神受無極上道冊成上昇歸司北極之位而遺世
垂訓無非教人忠孝友悌修己化民每以貪淫奸邪
為戒懲故能使天下之人靡不奔走寅畏遐邇同心
以其翊運治世作福元元也繼自今教麥康食無或
艱用長我大明歷服至於億萬年日月所照荷神之
庥豈惟溘人受福已哉

重脩智鏡寺記

張宗載

鶴慶新舊兩城寺在舊城東南隅父老曰鶴故海區
此地其自也里先昔人祀祠觀音以鎮之因寺焉寺
有地十餘畝環池間泂居叢樹夾雜雞犬聲從叢樹
中齋齋然出下堂若劉安家高者泱泱乎一奇觀也
先是郡大夫師貞馮公政事之暇雅以山水自娛見
池勝遂泐舟試賞與郡倅文山未公禦守香石周將
軍高拓之各出帑資命僧海藏悟念募佐不給無何
馮公去里人謂費尤中廢乃周將軍力任其事恐非
後事師尋又得方齋桑公四閱月而告成已命余記
余按記鶴慶與大理開闢同里先昔人祠祀之意重
報本也願寺卑陋不足稱明德報本謂何天意令數

公更始故始終先後之間其所以協贊而籍羊者同也。不則寺宇日鞠為莽蒼池亦污垢納爾矣。有今日且善籍之君子視焉。小人比焉。當時者處年于鶴節其取勝渺小亦或志賞坐哺清問其中則鶴人誣齋醇滿閣閣休戚下致積而壅聞庶幾乎百姓之施也。豈直報本覽勝為兩者地也已哉。寺舊僅堂三楹新祔殿三楹池中待憑舟者一楹臨水三楹大門三楹庖福翼室不贅。

妙光寺記

元歆陽玄

至順二年辛未姚安總管高侯歸自京師既奉命陞陞州為路宣授明珠虎符退自感激國恩序繕脩妙

光報恩禪寺面勢岡陵占勝林石中建寶殿像釋迦
文佛旁繚兩廡冰施三門以及丈室禪房具以法式
天割上腴若干以飭四方之僧命之朝夕梵唄祝登
皇家月旦望日侯潔齋至寺率衆圍繞慶讚作禮白
佛新皇帝壽永錫民福此寺之作繇作也是山音無
衆誠得慶禪師住山以錫杖卓於巖谷之陰而泉涌
焉故未請詔昔者先王之割於五方之民修其教下
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故坐之農桑秦之車馬
陳之巫覡歌舞采詩之官歸獻於王詔於大師列於
樂官王時巡則陳而觀之豈必皆有所美刺哉今夫
雲南之事佛俗有所從受也然而佛之於雲南有足

以取時君之化者其未亦非一日也彼其泥獲悍鷲
之性一旦歸於清涼慈儉之宗此蓋廟武之所不能
屈教化之所未易漸而淨名之徒深居寡言衣壞食
淡合掌跌坐伏而擾之者不勞餘力焉亦豈小補之
哉世祖皇帝自征氏龍歸乃表異釋氏隆其師資至
於宮室服禦副於乘輿蓋有以察其風俗之宜因以
為制遠之術焉顧世之人下足以喻此也然則茲寺
之建不獨專事於祝釐可以為報恩也侯名明勝國
高昇泰九世孫有惠愛於姚安其民甚德之云

福田寺記

朱化孚

萬曆上章因敦夏吉化孚奉

上命使道于舍替得總田間問老農耕耨事乃即武
陳公司理錢公紹介吾州孫守咸就余問耕堂以武
定福田寺新建屬化碑之以紀成績無何走幣二百
里冰以和曲趙守所為紀畧申命焉余聞之上銳理
道與邑人更善治恭太守事也下樂垂成與邦人懷
永圖者卿大夫事也庸可辭諸按武定在嘉靖四十
五年鳳賊叛逆此田卒汙萊時也仗

上咸德而輯寧者僅三十年餘軍興之後所賴撫綏
整頓甚急太守公入境慨恢游刃無卻不批如重學
教建兩橋監束樓闕田畝社學義塚醫書律例日寇
百廢而與之諸凡善難備指已而卜地迎祥橋東鳩

工程材取日興事首樓閣左禪房右茗室前村門樓
廣若干尋高若干尺森森井井綠以周垣拮据悉出
太守公公松一無所預蓋自某歲迄某歲月而堂構
聿新範金鑄太守像以祝命曰福田寺登斯刹也五
龍枕其後獅子吼其前曲水如帶沃野如列攬雲霞
於襟袖盪灑氣於層胃亦一奇也余聞大乘諸法無
罪福無機祥太守公公斤斤於若寺也詎寧如世之
修崇信於沙門侈榮觀於土木已哉化方講農請龍
福田而以農喻夫人一心方寸猶田也天命之性若
提種然猶夫苗也衆人之心町畦旣形藩籬又隔榛
茅塞之狼莠哉之田且蕪矣何福之與有太守公一

心直以精白為基。恢廓為宇。高明為堂。軒周慎為環堵。慈祥愷悌為般。若安阜懷保為服。祉其視吾民何啻嘉禾。諸凡主意於休養生息者。皆田之既優。既渥也。修明乎法度政令者。皆田之我疆我理也。卽剪奸去暴。不必假借。皆田之去蠹芟蓼者也。凡民之鼓腹而嘻遊者。皆田之穡而有秋也。卽所稱克水湯旱不能為災。懿哉太守公之福田直以心造矣。內典曰。心生則法生。法界蹊心造是舉也。其太守公之法界蹊心者乎。余惟儒之距釋。有同羊戎。然粵稽連人杰士。皆尚其法。如白居易畫極樂圖。柳柳州造淨土院。蘇東坡佩彌陀像之數。公者皆以文章雄一世而歸心。

乃爾韓范司馬諸公莫不參訪其法而詣其極當時
人國賴之以安太守公之創茲福田寺也者行將上
之

皇圖永固

國步彌昌下之世道益淳民生畢遂繇武陽而六合
太守公之福田寧有涯矣化且拭目之是為記